

從無定賓語看指賓狀語句的句法構造*

汪昌松**

北京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 要

指賓狀語句中的賓語通常是以無定的「數量名」形式出現，本文以此為出發點來考察指賓狀語句的句法構造。我們提出指賓狀語句是由重疊形容詞擔任外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派生而來的。在最簡方案的框架下，我們提出指賓狀語句中有個沒有語音實現形式表「出現義或消失義」的輕動詞 *v*，該輕動詞帶有不可解讀的無指特徵 [uNonspec]。在文中我們試圖證明由重疊形容詞擔任外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不僅是無定的，還是無指的，它可以給 *v* 所帶有的不可解讀特徵賦值。與此同時，我們假定指賓狀語句中存在一個焦點短語 Foc(us)P，它帶有不可解讀的焦點特徵 [uFoc] 並要求一個帶有 [+Foc] 特徵的成分給它賦值。由重疊形容詞擔任外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是唯一一個可以同時給 [uNonspec] 和 [uFoc] 賦值的成分，通過一致操作，從而生成指賓狀語句。

關鍵詞：指賓狀語句，數量名，無定賓語，重疊形容詞

* 本文的寫作靈感源自 2012 年暑假黃正德教授與筆者和柳娜博士的一次課程討論，感謝先生的啟發與點撥。本文的不同版本曾在北京市語言學會 2014 年學術前沿論壇暨第 11 屆學術年會（2014 年 10 月 25 日，北京語言大學），第六屆形式語言學國際研討會（2014 年 11 月 8-9 日，清華大學），青年學者句法語義沙龍（2015 年 7 月 4-6 日，北京語言大學）匯報，感謝蔣鯉、柳娜、張和友及其他與會專家學者提出的寶貴意見。在論文寫作過程中，也曾得到蔡維天、黃正德、李京廉、劉辰生、熊仲儒等諸位先生的指正，並就相關問題同安豐科、靳璋、孟凡軍、孫洪波等學友討論過，在此一併表示感謝。此外，匿名審稿專家也提供了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誠。文中若有錯誤皆由作者負責。本研究受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5WYC077）和北京理工大學青年教師學術啟動計畫的資助。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cswang@bit.edu.cn

一、前言

漢語中有些句法—語義錯配現象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一個典型代表是學界所探討的「偽定語」(呂叔湘 1965；黃正德 2008；Huang 2010 [1987]；Tsai 2014 等)，(1a) 就是這樣的例子。從表層結構來看，(1a) 中的「他的」好像是「老師」的定語；但是從語義上看，「他的」並非修飾「老師」。(1a) 中「他的老師」並不像 (1b) 中「他的老師」一樣表示領屬關係，(1a) 的語義是「他當老師當得不錯」。黃正德 (2008) 指出類似 (1a) 中的「偽定語」其實是假象。事實上，在句法層面，「他的」並不直接修飾「老師」，而是修飾動名詞短語 (gerundive phrase) 「當老師」並擔任該動名詞短語的「真定語」。「他的老師」看起來像一個句法成分 (constituent)，其實不然。造成假象的原因在於動詞「當」先從動詞短語的核心詞位置移至動名詞短語的核心詞位置，而後又移至更高一級的輕動詞位置。

- (1) a. 他的老師當得好。
b. 他的老師來了。

本文擬探討另一類句法—語義錯配現象，即「偽狀語」，指那些處在狀語位置卻並不修飾謂詞，而指向謂詞後的賓語性成分的修飾語，如 (2)-(3) 中的「脆脆的」和「醞醞的」分別指向「一盤花生米」和「一碗茶」(呂叔湘 1979：60；Sobelman 1982：55；朱德熙 1985：53)。學界對於該類句子的稱謂並不相同：盧建 (2003) 將之稱為「摹狀狀語句」；李勁榮 (2007)，熊仲儒 (2013)，楊永忠 (2014) 等將之稱為「指賓狀語句」；Liu (2015) 將之稱為修飾賓語的方式副詞結構 (object-modifying manner adverb construction)。為了便於行文，本文採用「指賓狀語句」的稱謂。我們將試圖證明，與「偽定語」類似，「偽狀語」也是由移位造成的。「指賓狀語句」中的「指賓狀語」仍是指向賓語的修飾語 (modifier)，它只是由於移位從而處在狀語的位置。處在狀語位置的、指向賓語的多為形容詞的重疊形式，一般由三音節、四音節或五音節構成，通常表現為「AA 的」、「ABB 的」、「AABB 的」(Liu 2013, 2015)。與此同時，該類形容詞通常用來描摹狀態，按照朱

德熙 (1982: 73) 有關形容詞的分類，應屬於狀態形容詞。關於該重疊形容詞到底以「的」還是以「地」的形式出現，文獻中並沒有統一的說法，為了便於行文，在本文例句中統一將之寫作「的」(Sobelman 1982)。

- (2) 他脆脆的炸了一盤花生米。
 (3) 他醞醞的喝了一碗茶。

對於類似 (2)-(3) 的句子，學界自二十世紀八〇年代起就有不少探討，多集中在修飾語身上，重點在釐清該修飾語是定語還是狀語，如潘曉東 (1981)，Sobelman (1982)，戴浩一 (1982)，鄭貴友 (1995, 2000)，王立弟、顧陽 (2000)，盧建 (2003)，張國憲 (2005)，陶媛 (2009)，熊仲儒 (2013)，楊永忠 (2014)，Liu (2015) 等。但是文獻中對該修飾語所指向的名詞必須是以「數量名」的形式出現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陸儉明 (1988: 176) 在討論漢語數量詞的作用時就明確指出，「這種『狀語·動詞·賓語』結構得以成立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是，賓語成分一定是個『數量名』結構。如果去掉賓語成分裡的數量詞，便不成立。」如果將 (2)-(3) 中的數量詞去除，句子就變得不合法，如 (4)-(5)。相關討論參見沈陽 (1995)，王立弟、顧陽 (2000)，古川裕 (2001)，Zhang (2003)，李勁榮 (2007)，沈力 (2016) 等。李勁榮 (2007: 332-333) 指出，指賓狀語句的賓語名詞前若無數量詞修飾語，句子不成立；在有數量修飾語時，數詞也只限於「一」或不定數的「幾」，其他數詞都不可以，而且數目越大，句子的可接受性越差。¹

- (4) *他脆脆的炸了花生米。
 (5) *他醞醞的喝了茶。

¹ Liu (2015) 沒有提到該類結構中的賓語必須以無定的「數量名」形式出現，如他認為「工人們高高的築起了那道牆」和「張三熱熱的喝了一杯咖啡」一樣都屬於修飾賓語的方式副詞結構 (Zhang 2003: 174 (20a))。顯然這裡有些語感差異。儘管如此，我們發現 Liu (2015) 和 Zhang (2003) 中相關例句中的賓語絕大部分都是以無定的數量名形式出現的 (Sobelman 1982: 57-58; 鄭貴友 2000)。蔣鯉博士 (個人通訊) 指出有些指向賓語的狀語句中也可以不出現數量名結構，如「他脆脆的炒花生米」。她指出該類句子描述一種慣常行為，是一種類指句 (generic sentences)，此時的「花生米」屬於類指而非定指。此外，「脆脆的炒花生米」也可能是個祈使句，表示叮囑、命令 (Sobelman 1982: 70)，因為這兩類句子與本文所討論的指賓狀語句有所不同，限於篇幅，本文暫不討論。

為什麼指賓狀語句的賓語必須以「數量名」的形式出現，學界的探討並不多。盧建 (2003: 102) 指出該類結構的「數量名」多為「(一) + 量詞 + 名詞」格式，這是漢語的「無定形式」，該類「數量名」結構具指度較低，是受動性語義特徵的句法表現。李勁榮 (2007) 指出這種「數量名」結構主要是用來表達主觀傾向，李勁榮 (2012) 從話語功能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認為數量詞的作用在於調焦，將句末的自然焦點調整為話題焦點。熊仲儒 (2013)，楊永忠 (2014)，Liu (2015) 對該類結構做了統一的句法分析，但都沒有提及由「數量名」構成的賓語在該類結構中所起的句法作用，也不能解釋該類結構的賓語為什麼必須以無定的「數量名」的形式出現。為什麼指賓狀語句的賓語會受到這種限制，這是由「數量名」結構的自身特性決定的，還是由於謂詞的某種限制？本文擬從這兩方面做一些探討。

本文由五部分組成，第二節討論指賓狀語句的賓語與無定數量名結構的相互關聯，第三節探討指賓狀語句的動詞和由無定數量名結構構成的賓語，在此基礎上，第四節討論指賓語狀語句的句法構造，第五節為結論及相關討論。

二、無定數量名結構與指賓狀語之關聯

在考察漢語情狀句 (depictive) 與結果句 (resultative) 時，Zhang (2003: 175-179) 指出類似 (6a) 的數量名結構必須是弱的無定名詞 (weak indefinites) 或無指的無定名詞 (nonspecific indefinites)，而不能是有定的；該無定或無指名詞不能移到句首位置，如 (6b)。^{2,3} 若想使用該數量名結構的有定形式，就得使用「得」字句或動結式，如 (6c, 6d)。除此之外，我們觀察賓語句的指賓狀語不能以有定的形式出現，這一限制條件與「指賓狀語」是否出現也休戚相關，如果將指賓狀語句的

² 本文使用的術語「有定」、「無定」、「有指」、「無指」的英文名稱如下：有定 (definite)、無定 (indefinite)、有指 (specific)、無指 (nonspecific)。粗略地說，當說話者預設聽話人能夠確認某一個名詞性成分時，該名詞性成分是有定的；若無此預設，則該名詞性成分是无定的。無定名詞又分有指和無指兩類，前者指說話人腦中有一個或一些特定的個體，且這個（些）個體在說話人的言談宇宙 (universe of discourse) 中是有預設的。相關討論參見 Hawkins (1978)，Li & Thompson (1981)，陳平 (1987)，von Stechow (2002, 2008, 2011)，Chen (2004)，Cinque (2010)，Lee & Wu (2011) 等。

³ Zhang (2003) 將 (6a) 中的「爛爛的」看成次要謂語 (secondary predicate)，將「煮」看成主要謂語。(6a) 中的「爛爛的」表示情狀，指向賓語「一鍋麵條」。在本文的分析中我們將「爛爛的」分析為「數量名」的修飾語而非動詞「煮」的次要謂語。我們將「爛爛的一鍋麵條」看成一個句法成分，這樣能合理解釋該類結構中的數量名為什麼必須以無定的形式出現。

指賓狀語換以普通的修飾動詞的方式狀語，如「慢慢地」、「靜靜地」，其賓語就可以以有定的形式出現，如 (7b, 8b)。

- (6) a. 阿 Q 爛爛的煮了 (一/*那) 鍋麵條。⁴ (Zhang 2003: 176 (26))
 b. *一/那鍋麵條阿 Q 爛爛的煮了。
 c. 那鍋麵條阿 Q 煮得很爛/太爛了。
 d. 阿 Q 煮爛了那鍋麵條。
- (7) a. *他脆脆的炸了那一盤花生米。
 b. 他慢慢地炸了那一盤花生米。
- (8) a. *他醞醞的喝了那一碗茶。
 b. 他靜靜地喝了那一碗茶。

為什麼指賓狀語句的賓語必須是無定的而不能是有定的？賓語的有定與無定與指賓狀語有何關聯？以下先來考察一下無定賓語的句法、語義特徵。

無定賓語常見於存現句中，如英文的 *there be* 結構要求其後的名詞短語必須是無定的，體現出定指效應 (Definiteness Effect) (Milsark 1974, 1977)，如 (9)。

- (9) a. There is a boy in the room.
 b. *There is the boy in the room.

類似地，漢語存現句中的名詞短語也受此制約 (Huang 1987; Tang 1990)，如 (10)。⁵

⁴ 指賓狀語句中的數詞「一」有時可以省略。漢語中賓語位置上的數詞「一」常常可以省略，相關討論請參見呂叔湘 (1944)，Chen (2004)，Jiang (2012) 等。

⁵ Huang (1987: 239-244) 指出漢語中並不是所有的存現句都要求其後的名詞性成分是无定的，如 (i)-(ii) 中的「張三、主席團、李四/那個人」就不是無定的。Huang (1987: 250) 和 Tang (1990: 291-295) 認為這些例外可能是受到詞彙語義 (lexico-semantics) 或功能語用 (functional-pragmatics) 的影響。

- (i) a. 床上躺著張三。 (Huang 1987: 239)
 b. 臺上坐著主席團。 (Huang 1987: 239)
- (ii) a. 雖然來了李四/那個人，可是……。(Huang 1987: 242)
 b. 自從走了張三以後，就……。(Huang 1987: 242)

- (10) a. 屋裡來了一個人。
 b. *屋裡來了那個人。

為什麼指賓狀語句的賓語必須是無定的而不能是有定的？以下先從這個問題出發來探析指賓狀語句的內部構造。

三、指賓狀語句的動詞和無定賓語

(一)指賓狀語句中的動詞

基於以上討論，我們知道指賓狀語句的賓語必須以「數量名」的形式出現，而且還不能是有定的，如以指示代詞「這／那」+「數量名」構成的有定名詞短語就不能出現在該類句中。通常來說，表示存在 (exist)、出現 (appear)、隱藏或消失 (disappear) 的存現句要求其後的名詞短語以無定的形式出現，那麼指賓狀語句中是否隱含著某種沒有語音實現形式的存現動詞呢？在此之前，簡單回顧一下學界對指賓狀語句中動詞的分析。鄭貴友 (1995, 2000)，王立弟、顧陽 (2000)，盧建 (2003) 明確指出進入指賓狀語句的動詞多為「製作類動詞」(verbs of creation)，如「炸了一盤花生米」和「煮了一鍋麵條」的「炸」和「煮」。但進入該類結構的也有非製作類動詞 (李勁榮 2007: 331)，如「醞醞的喝了一碗茶」中的「喝」肯定不能被看成「製作類動詞」。Zhang (2003) 將「阿 Q 尖尖的削了一隻鉛筆」的動詞「削」看成「性狀改變類動詞」(change-of-property verbs)；與「製作類動詞」一樣，該類動詞的詞彙語義裡就包含狀態改變 (change of state)。⁶ 於此同時，鄭貴友 (2000) 和 Liu (2015) 認為表觸覺、聽覺或視覺的「感知類動詞」也可以進入該類結構，如 (11) 中的「摸到」。

指賓狀語句的主語多為施事 (agent) (如 (2)-(3)) 或歷事 (experiencer) (如 (11))，除此之外，指賓狀語句的主語也可以是處所 (location) (張國憲 2005: 25; 熊仲儒 2013; Liu 2015) (如 (12))。(12) 是典型的存現句 (朱德熙 1982: 114-115)，問題是，其他幾個指賓狀語句是否也可以看成存現句呢？如果採用狹

⁶ 與一般的文獻不同，Zhang (2003) 將「煮」看成狀態改變類動詞而非「製作類動詞」，她的「製作類動詞」包括「寫、畫、挖」之類的動詞。鄭貴友 (2000: 119-120) 將「吃、喝」之類的動詞歸納為「味覺感知類動詞」。

義存現句的定義，類似 (2)、(3)、(11) 的句子不可能被看成存現句；如果採用廣義存現句的定義 (Huang 2010[1987]；古川裕 2001)，或許有這種可能。

- (11) 張三大大小小的摸到幾塊石頭。
 (12) a. 桌子上厚厚的落了一層灰。
 b. 桌子上厚厚的放著幾本書。⁷

Huang (2010[1987]: 63-68) 將漢語的存現句劃分為四類：有字句，如 (13a)；帶有存現動詞的存現句，如 (13b)；帶有處所動詞的存現句，如 (13c)；帶有體標記「過」或「了」的存現句，如 (14)。前三類為典型的存現句，Huang 之所以將第四類也納入到漢語存現句中是因為如下兩個原因 (Huang 2010[1987]: 68)：第一、該類句子在「過」或「了」的作用下也可以表示某種存現意義；第二、這類句子和其他存現句類似，都可以用 (15) 來表示，第 1 項和第 4 項是可選項。

- (13) a. 桌上有一本書。
 b. 死了兩個人。
 c. 床上躺著一個病人。
 (14) a. 我教過一個學生很聰明。
 b. 我選了一門課很難懂。
 (15) ... (NP) ... V... NP ... (XP)... (Huang 2010[1987]: 226 (1))
 1 2 3 4

按照 Huang (2010[1987]) 對存現句的界定，可以將 (3)「他齷齪的喝了一碗茶」、「阿 Q 尖尖的削了一隻鉛筆」、(11)「張三大大小小的摸到幾塊石頭」之類的句子也看成存現句 (另見古川裕 2001：269)。具體說來，它們對應於 Huang (2010[1987]) 提到的第四類存現句，「他齷齪的喝了一碗茶」和「阿 Q 尖尖的削了一隻鉛筆」中都含有體標記「了」，如果將「了」去除，就變得不好。(11) 中的「摸」是一個表觸覺的動詞，雖然句中沒有「了」，卻有一個結果補語「到」 (鄭貴友 2000：118)，也使得句子帶有某種獲得義；此外，該句還可以補上一個

⁷ 很明顯，此時的「著」不表示進行，一個證據是可以被「了」替換 (朱德熙 1982：115；Pan 1996)，如「桌子上厚厚的放了幾本書」。

「了」，如「張三大大小小的摸到了幾塊石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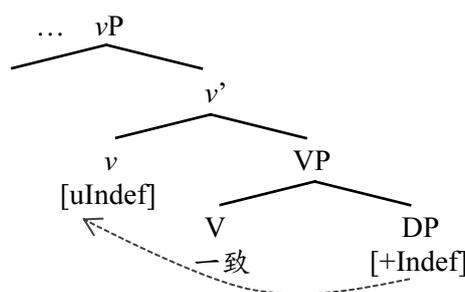
如果採用 Huang (2010[1987]) 對廣義存現句的界定，也可以把「他醞醞的喝了一碗茶」、「阿 Q 尖尖的削了一隻鉛筆」、「張三大大小小的摸到幾塊石頭」之類的句子看成廣義存現句，表示「茶水因喝（鉛筆因削）而減少（產生量的變化）」，「因為摸而感覺到了石頭」。但這種分析也有潛在的問題。正如匿名評審老師指出：如果採用廣義存現句的界定，似乎任何句子都可以視為存現句。例如，在「他喝了一碗熱熱的茶」中，茶水也因為喝而減少了，它也符合 (15) 對存現句的形式化描寫，是否該句也可以被看成存現句呢？如果可以，是否也有一個沒有語音實現形式的輕動詞。如此一來，會不會影響我們後文的推理論證？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採用這種界定，「他喝了一碗熱熱的茶」和「他熱熱的喝了一碗茶」應當都隱含一個表存現的輕動詞，這與後文的分析相違背。鑒於此，有必要對 Huang (2010[1987]) 對存現句的分類做進一步限定。在 Huang (2010[1987]: 242-244) 看來，「他教過一個學生」和「他教過一個學生很聰明」一樣，都是存現句，二者的不同在於前者無需遵循定指效應，如「我教過那個學生」也可以說，而後者必須遵守定指效應，如「我教過那個學生很聰明」就不好。按照這種界定，所有帶有體標記「了」或「過」的句子都容易被視為存現句，會造成存現句範圍過廣的問題（另見註 8）。我們認為並不是所有帶有「了」或「過」的動詞都是存現句。是否具有存現意義只是界定存現句的其中一個條件，另個必須滿足的條件是必須得遵循定指效應。這樣一來，「我教過一個學生」就不是存現句，因為該句賓語還可以有定的，如「我教過那個學生」就很好；而「我教過一個學生很聰明」是存現句，因為該句「一個學生」不可說成「那個學生」，如「我教過那個學生很聰明」就不合法。在這定義下，「他喝了一碗熱熱的茶」雖然可能具有存現意義，但因為沒有完全遵循定指效應，如「他喝了那碗熱熱的茶」也很好，該句也不可以被看成存現句，也不會對本文的分析造成影響。

基於以上討論，我們假設在指賓狀語句中，有個隱性的沒有語音實現形式的輕動詞 v ，表示出現、隱藏或消失義。⁸ 根據定指效應，我們假設該輕動詞 v 具有表

⁸ 這裡假設有個聽不見的表隱現的輕動詞 v ，除此之外也有另一種可能（Tsai 2008；黃正德教授，個人通訊），就是假設這裡的數量名結構是由完成體「了」允准的，這也有語料上的支持，如指賓狀語句中不大好使用進行體「（正）在」，如 (i)。其實這種分析方案與我們的輕動詞假設並不矛盾，因為完成「了」其實也表示某種狀態的變化（指賓狀語句表示某種變化，如熊仲儒 (2013) 在分析該類結構時就使用了表達成（變化）的 BEC(OME)P），而狀態的變化也會產生出現義或消失義。類似地，沈力 (2016) 認為該類句子的謂詞裡存在結果義，表結果指向的描摹狀語（即重疊形

示「無定」的不可解讀特徵 (uninterpretable feature) [uIndef(inite)]。⁹ 根據 Chomsky (2001) 的理論假設 (另見 Kratzer 2004)，不可解讀特徵在進行拼讀 (spellout) 之前必須要尋找與之匹配的特徵從而進行一致 (Agree) 操作，具有 [uIndef] 特徵的輕動詞 v 作為探針 (Probe)，在它所成分統制 (C-command) 的轄域內搜尋具有 [+Indef] 特徵的目標 (Goal)，並通過一致操作使得自身的不可解讀特徵 [uIndef] 得到賦值並轉變為 [+Indef]，如 (16)。如果處於賓語位置上的數量名結構不具有無定特徵，則不可解讀特徵 $v_{[uIndef]}$ 無法得到識別，導致推導失敗。以下將從數量名結構的內部差異來討論它們對句法構造所產生的影響。

(16) 初步假設 (待修訂)



(二) 指賓狀語句中的無定賓語

上一小節討論指賓狀語句中的動詞，本小節將先探討漢語中「數量名」結構的內部差異。在此基礎上，我們試圖論證由重疊形容詞擔任外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是無定無指的。

容詞) 與量變動作達成的結果同現，以描摹該量變結果的樣態。我們沒有採用「了」允准的分析，是因為「了」不僅出現在指賓狀語句中，也出現其他常規句型中 (如「他喝了一碗熱熱的茶」)，如果採用「了」的分析並不能將二者有效地區分開來。關於完成體「了」的問題比較複雜，限於篇幅，本文不做深入討論，相關討論請參見 Lin (2000)，Soh & Kuo (2005)，Tsai (2008)，林巧莉 (2012) 及其相關引文。

- (i) a. *他 (正) 在熱熱的喝一碗茶。
b. *他 (正) 在脆脆的炒一盤花生米。

⁹ Corbett (2012: 134-137) 指出能否將有定性 (definiteness) 看成一種形態句法特徵 (morphosyntactic feature) 在學界尚有爭議，就現有文獻來看，也有研究將有定性看成一種形態句法特徵，如 Danon (2010) 就論證在希伯來語中需要有定性特徵。

1. 內外之別：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 vs. 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

不帶任何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一般是無定的 (Li & Thompson 1981; 陳平 1987; Cheng & Sybesma 1999: 528; Tsai 2001; 劉丹青 2002 等)，而帶有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可能是無定的，也可能是有定的 (范繼淹 1985; 陳平 1987 等)。數量名結構可以被定語 (從句) 或其他修飾語修飾。根據 Huang, Li & Li (2009: 213)，定語 (從句) 可以出現數量名結構的三個位置：指示詞 (demonstrative) 的前面 (I)，數詞的前面 (II)，或者名詞的前面 (III)，如 (17) 所示。當然，其他修飾語也可以出現在這三個位置，如本文討論的重疊形容詞 (Liu 2013)。本文主要討論無定的數量名結構，故而，我們主要考察沒有指示詞的數量名結構，如無特別說明，只討論修飾語在數詞前 (II) 和名詞前 (III) 的情況，前者如 (18b)，後者如 (18a)。為了便於說明，統一使用「修飾語」而非定語 (attributive) 來描述出現在 II 和 III 位置的詞或短語。¹⁰ 本文沿用 Zhang (2006, 2015a)，Lee & Wu (2011) 的稱謂，將前者稱為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 (outer modifier nominal)，如 (18b)，後者稱為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 (inner modifier nominal)，如 (18a)。如果重疊形容詞擔任外修飾語，則將該結構稱為重疊形容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如 (19b)；如果重疊形容詞擔任內修飾語，則將該結構稱為重疊形容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如 (19a)。

(17) 指示詞 + 數 + 量 + 名 (Huang, Li & Li 2009: 214)

I II III

(18) a. 三個戴眼鏡的學生。

b. 戴眼鏡的三個學生。

(19) a. 一杯熱熱的茶。

b. 熱熱的一杯茶。

根據范繼淹 (1985: 327) 的觀察，凡是數量詞之前有修飾語的句子都不能轉化為「有」字句，如 (20)。

¹⁰ 本文將試圖證明處在 II 位置的修飾語的句法地位不盡相同：表狀態的重疊形容詞 (如「他熱熱的喝了一碗茶」中的「熱熱的」) 並非擔任它所修飾的數量名結構的定語，而是一種程度短語，用來描述該數量名的性狀。文獻中對於出現在 III 位置的定語從句是限制性的 (restrictive) 還是非限制性的 (nonrestrictive) 存在一些爭議，在此不做深入討論，具體參見 Huang, Li & Li (2009: 215) 和 Lin & Tsai (2015: 100-101) 及其相關引文。

- (20) (*有)我的一個同事在這裡訂了一個雙層的結婚蛋糕，花了二十多元呢！(范繼淹 1985: 326 (66))

在討論漢語的存現結構時，Huang (2010[1987]: 248-249) 指出擔任存現句「次要謂語」的主語的無定名詞（如 (21a) 中的「一個學生」）應當是一個有指的無定名詞 (specific indefinite)，否則該句不合語法，如 (21b)。

- (21) a. 我教過一個學生很聰明。(=(14a))
 b. *我教過學生很聰明。

在討論指涉個體的 (individual-denoting) 無定名詞短語的有指性 (specificity) 時，Zhang (2006) 論證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雖然是無定的，但應當作有指解 (Zhang 2015a)，其中一個證據是看它能否出現在存現句中。一般說來，存現動詞要求其後面的名詞性成分是无指的 (Zhang 2006: 5)。按照這個標準，Zhang (2006) 指出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不能出現在存現句的賓語位置，如 (22b)；而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卻可以，如 (22a) (另見 Tsai 1994; Lin & Tsai 2015)。¹¹ 另一個證據是用能否出現在主語位置來測試。一般說來，漢語的主語通常由有定（或有指）的成分擔當 (Chao 1968; Li & Thompson 1981)。¹² 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不能在動詞前做主語，如 (23a)，而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卻可以，如 (23b)。基於以上兩項證據，Zhang (2006) 認為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應當是一個有指的無定名詞。是否果真如此？我們嘗試著用「把」字句來進行測試。一般說來，「把」字句要求其後的名詞性成分是有定的或有所指 (呂叔湘 1990[1948]: 180-182; Li & Thompson 1981: 465; 朱德熙 1982: 188-189)，如 (24a) 就合法，而 (24b) 就不怎麼好。(25) 中「個王熙鳳」貌似是個反例，其實不然，此時「個王熙鳳」並不一定是無定的 (呂叔湘 1990[1948]: 180-181)。¹³ 一般說來，修飾語對數量名

¹¹ Tsai (1994) 將 (18a) 中的「戴眼鏡」看成限定性的修飾語，而將 (18b) 中的「戴眼鏡」看成非限定性修飾語。二者的差異，請參見 Lin & Tsai (2015: 101) 的討論及引文。

¹² 指涉數目的 (quantity-denoting) 數量名結構也可以做主語，如「三個人抬得動一架鋼琴」(Li 1998)。關於該類主語的允准，參見李豔惠、陸丙甫 (2002)，Huang, Li & Li (2009)，陸燦、潘海華 (2009) 及相關引文。此外，指涉個體的無定數量名結構也可以做主語 (范繼淹 1985)，但是一般需要一定的情境 (Huang, Li & Li 2009: 318-325)。

¹³ (25)「個王熙鳳」應當是由「一個王熙鳳」省略了「一」而來 (呂叔湘 1990[1944]; Chen 2004;)

結構起著增強有定（有指）性質的作用（陳平 1987：88），與此同時，修飾語在數量名結構的位置也會對整個結構的有定／無定、有指／無指產生影響。以下從「把」字句的角度來考察修飾語在數量名結構的位置對該數量名結構的句法和語義所產生的影響。通過測試，我們發現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可以出現在「把」字句中，如 (26a)；而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卻不怎麼好與「把」字句連用，如 (26b)。有意思的是，沒有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一般不大好出現在「把」字句中，如 (27a)，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卻可以，如 (27b)，但是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又不可以，如 (27c)。¹⁴ 究其原因，可能是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是有定或有指的，而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卻不是一個有定或有指成分。如果我們的觀察是正確的話，就部分否定了 Zhang (2006) 關於修飾語在外的無定名詞短語是有指的論點。如果 Zhang (2006, 2015a) 的分析是正確的話，它會預測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可以出現在「把」字句中，而這與語言事實不符，如 (26b) 和 (27c) 就不合乎語法。

- (22) a. 來了三個戴眼鏡的學生。 (Zhang 2006: 5-6 (12))
 b. *來了戴眼鏡的三個學生。
 (23) a. *阿 Q 以為三個學物理的學生到了。
 b. 阿 Q 以為學物理的三個學生到了。 (Zhang 2006: 5 (9))

Jiang 2012)。呂叔湘 (1990[1944]: 161) 指出：「把字後頭的名詞通例必須是有定性的，卻偏偏最容易發現（一）個，這也是一個小小矛盾」。在討論「（一）個+專名」時，如 (25) 中「把個王熙鳳」，呂叔湘 (1990[1944]: 162) 認為此時的「專名代表具有某種特性的人物」。陶紅印、張伯江 (2000: 438-439) 指出現代漢語「無定式把字」相當稀有，通常以「把一個」的形式出現，而該類「一個……」通常用來表全稱、類指或數目。

¹⁴ 匿名評審老師指出 (24b) 和 (27a) 並非不可接受，這其實也符合 Li & Thompson (1981: 465-466) 的觀察，他們認為把字句後的名詞短語通常是無定的或類指的，但是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如當把字後的名詞短語指說話者內心知道而聽話人未必知道的某件特定事情的時候，無定的數量名成分也可以出現在把字句中，如 (i)。匿名評審老師對 (24b) 和 (27a) 的語感判斷可能就屬於這種情況，這裡可能有些語感差異。在我們看來，如果這兩句加上一個時間成分，如「昨天」，合法性立刻提高，此時的「一個學生」或「一個女人」雖然是無定的，應當作有指解，指「我知道的某個特定的學生（或女人）」。

- 類似地，當 (24b) 和 (27a) 被判定為合法時，也應當作有指解而不可能做無指解。值得注意的是，當把字句後的名詞性成分是類指時，句子也可以接受，如將 (27a) 「一個」刪去，句子也會很好，如 (ii)。
- (i) 我把一件事忘了。(Li & Thompson 1981: 465)
 (ii) 小心，小心！不要把女人逼得太狠了。

- (24) a. 張三把那個學生打了。
 b. ??*張三把一個學生打了。
- (25) 把個王熙鳳病了。
- (26) a. 阿 Q 把三個學物理的學生打了。
 b. ??*阿 Q 把學物理的三個學生打了。
- (27) a. ??*小心，小心！不要把一個女人逼得太狠了。
 b. 小心，小心！不要把一個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朱德熙 1980 [1956]：34）
 c. *小心，小心！不要把失望的一個女人逼得太狠了。

此外，與 Zhang (2006) 的觀察不同，修飾語在內的無定數量名結構也並非不可以作主語，修飾語在外的無定數量名結構有時也不可以作主語。如果將 (23) 的動詞「以為」換成「看到」，句子的合法性就會發生變化，如 (28a)。這樣看來，與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一樣，如 (28b)，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也可以擔任主語（參見 Lee & Wu 2011），如 (28a)。¹⁵ 從這個角度來看，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也有可能是有定的或有指的。

- (28) a. 阿 Q 看到三個學物理的學生到了。
 b. 阿 Q 看到學物理的三個學生到了。

與此同時，Lee & Wu (2011) 觀察到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和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的差異還表現在哪些成分可以被提問上，如 (29)-(30)。對於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我們可以提問名詞（如 (29b)）、修飾語（如 (29c)）、數量詞（如 (29d)）及整個名詞短語（如 (29e)），而對於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只能就修飾詞（如 (30c)）和整個名詞短語進行提問（如 (30e)）。

- (29) a. 瑪麗買了兩個紅色的提包。
 b. 瑪麗買了兩個紅色的什麼？
 c. 瑪麗買了兩個什麼樣的提包？

¹⁵ Lee & Wu (2011) 指出如果情境明確，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也可以擔任句子的主語，如 (i)。
 (i) 小明和小華跑了進來，兩個穿得破破爛爛的小孩在屋裡蹦蹦跳跳。（Lee & Wu 2001: 4）

- d. 瑪麗買了幾個紅色的提包？
 e. 瑪麗買了什麼？ (Lee & Wu 2011: 4-5 (16))
- (30) a. 瑪麗買了紅色的兩個提包。
 b. ??瑪麗買了紅色的兩個什麼？
 c. 瑪麗買了什麼樣的兩個提包？
 d. *瑪麗買了紅色的幾個提包？
 e. 瑪麗買了什麼？ (Lee & Wu 2011: 5 (17))

綜上所述，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和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在句法表現上有所不同 (Tsai 1994; Zhang 2006, 2015a; Lee & Wu 2011; Lin & Tsai 2015)。與此同時，與 Zhang (2006, 2015a) 的觀點不同，我們認為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不一定是一個有指的無定成分，還可能是一個無指的無定成分。下文將試圖證明由重疊形容詞擔任外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是個無指的無定成分。¹⁶

2. 修飾語之別：重疊形容詞 vs. 其他修飾語

討論由製作類動詞構成的指賓語狀語句時，鄭貴友 (1995: 26) 指出，重疊形容詞作修飾語與其他修飾語有所不同，前者多對後面的名詞的屬性加以描寫，而後者是對其修飾的名詞的屬性的加以限定，二者之不同體現在以下轉換中：(31a) 可以轉化為 (31b)，而 (32a) 並不可以轉化為 (32b) (鄭貴友 2000: 89-90)。類似地，房玉清 (2008) 指出，由名詞、動詞、形容詞充任的定語是限制性的，以形容詞的重疊形式充任的定語是描寫性的。

- (31) a. 孩子畫了一個圓圓的圈兒。 (鄭貴友 1995: 26 (11'))
 b. 孩子畫了一個圈兒，[] 圓圓的。
- (32) a. 盧隱士鑄了一口神秘的劍。
 b. *盧隱士鑄了一口劍，[] 神秘的。 (鄭貴友 1995: 26 (13'))

¹⁶ 與 Zhang (2006) 和本文的分析不同，Lee & Wu (2011: 3) 認為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不可能是無指的，而是有指的；此外，在特定的情況下，它還可能是有定的。限於篇幅，本文不打算深入探討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和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的具體內部構造。這個問題比較複雜，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對於本文來說，我們只要認識到二者之間是有差別的就夠了。

Zhang (2006) 主要論證修飾語在外的無定名詞短語的有指性，她所討論的外修飾語包括形容詞短語、介詞短語、定語從句，其語料並不包括表狀態的重疊形容詞，如「熱熱的、胖胖的」之類。但 Zhang (2015a) 在討論漢語名詞短語的內部構造時將重疊形容詞作修飾語的用例也考慮進去了。與 Zhang (2006) 不同，Zhang (2015a) 既討論無定名詞短語，又討論有定名詞短語，如 (33) 就是一個帶有指示詞「那」的有定名詞短語。

- (33) a. 那兩朵紅紅的玫瑰花。
b. 紅紅的那兩朵玫瑰花。(Zhang 2015a: 379 (10))

Zhang (2006: 6) 在論證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是有指的且具有預設時指出「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不能作製作類動詞的賓語」(如 (34b))。我們發現，這個規則對一般的修飾語有效，卻不適用於重疊形容詞，如 (35b) 和 (36b) 都可說。

- (34) a. 黛玉經常在桌上畫兩隻很可愛的小貓。
b. *黛玉經常在桌上畫很可愛的兩隻小貓。(Zhang 2006: 6 (16))
- (35) a. 阿 Q 畫了一個圓圓的圈。
b. 阿 Q 畫了圓圓的一個圈。
- (36) a. 和尚沏了一碗濃濃的茶。
b. 和尚沏了濃濃的一碗茶。

此外，在能否出現在「有」字句中，二者的表現也有所不同。范繼淹 (1985) 指出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不大好出現在「有」字句中，如 (20)。為了方便對比，我們再重新列舉一個例子，如 (37)。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可以出現在有字句中(如 (37a))，而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卻不可以(如 (37b))。但是，如果將 (37) 中的修飾語「紅色的」換成重疊形容詞「紅紅的」，則二者都可說，如 (38a)-(38b)。

- (37) a. 他有一本紅色的書。
b. *他有紅色的一本書。

- (38) a. 他有一本紅紅的書。
 b. ?他有紅紅的一本書。

除此之外，重疊形容詞作修飾語與其他修飾語在句法、語義表現上也會有所不同。在討論動詞的語義類型 (Vendler 1967) 時，Tai (1984) 做了一個有意思的觀察，如 (39)-(40)。(39) 中的「寫一封信」由活動類動詞 (active verbs) 「寫」和無定賓語「一封信」構成，(39a) 中的「寫一封信」並不一定能衍推 (entail) 「這封信已經寫完了」，如 (39b) 仍可說；但是，將活動類動詞「寫」替為完結動詞 (accomplishment verbs) 「寫完」，則一定能衍推「這封信已經寫完了」，這點可以從 (40b) 的不合語法上得到佐證。有意思的是，如果將 (39a) 的無定賓語換成有定賓語 (如 (41a))，也可以得到類似 (40b) 的衍推義，即「這封信已經寫完了」，這點可以從 (41b) 的不合法上得到印證。這裡有定賓語「那一封信」的作用和完結謂語「完」一樣，能夠對事件的有界性 (telicity) 產生影響 (王立弟、顧陽 2000；Lin 2006 等)。

- (39) a. 我昨天寫了一封信。
 b. 我昨天寫了一封信，但是沒寫完。
 (40) a. 我昨天寫完了一封信。
 b. #我昨天寫完了一封信，但是沒寫完。
 (41) a. 我昨天寫了那一封信。
 b. #我昨天寫了那一封信，但是沒寫完。

受 Tai (1984) 及以上討論的啟發，我們發現當重疊形容詞作內修飾語時，動詞短語的語義類型會受到影響，整個動詞短語的有界性也會有所變化，而普通的修飾語卻無此功能。如將 (39a) 中加入「長長的」，我們發現「寫長長的一封信」會轉為有界的，證據是如果否定「信已經寫完」，句子會變得不好 (如 (42a))。而當 (39a) 中加入「給張三的」之類的定語時，「這封信」可能已經寫完了，也可能仍未寫完。在這封信仍未寫完時，仍是無界的 (如 (42b))。將類似的分析運用到指賓狀語句的重疊形容詞身上，會發現指賓狀語句表達的也是一個有界的概念，如 (43) 中「喝一杯茶」和「炒一盤花生米」的有界性是不能被否定的。¹⁷

¹⁷ 這裡討論的有界性與楊永忠 (2014) 討論的有界性有些許不同，楊永忠 (2014: 34) 採用小句

- (42) a. #我昨天寫了一封 [長長的] 信，但是沒寫完。
 b. 我昨天寫了一封 [給張三的] 信，但是沒寫完。
 (43) a. #他 [熱熱的] 喝了一杯茶，但是還沒喝完。
 b. #他 [脆脆的] 炒了一盤花生米，但是沒炒熟。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由重疊形容詞擔任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與由其他成分擔任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有所不同。以下探討重疊形容詞作內修飾語和外修飾語時對整個數量名結構所產生的影響。

3. 重疊形容詞之別：內重疊形容詞 vs. 外重疊形容詞

受以上討論的啟發，我們發現類似「醞醞的」重疊形容詞作內修飾語和外修飾語時在句法和語義表現上有所不同。雖然由它們構成的數量名結構都可以表無定，出現在「有」字句中（如 (44)），但「一碗醞醞的茶」可以出現在「把」字句中，表無定有指（如 (45a)）；而「醞醞的一碗茶」卻不大好出現在「把」字句中（如 (45b)）。或許 (45) 中兩個句子的差異沒有那麼明顯，我們再引入一個例子，如 (46)。與 (45b) 相比，(46b) 的可接受度更低，(46a) 與 (46b) 合法性的差異更加明顯。從「把」字句的測試來看，「醞醞的一碗茶」和「胖胖的一個小孩」應當是無定無指的，這點也可以用「被」字句來進行驗證：由重疊形容詞擔任外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不大好作被字句的主語，如 (47b, 48b)，而由重疊形容詞擔任內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卻可以，如 (47a, 48a)。

- (44) a. 他有一碗醞醞的茶。
 b. ?他有醞醞的一碗茶。
 (45) a. 他把一碗醞醞的茶喝了。
 b. ??*他把醞醞的一碗茶喝了。

(small clause) 來分析指賓狀語句。他認為指賓狀語句的主謂詞，如「他醞醞的沏了一碗茶」中的「沏」，沒有作用的範圍和到達的終點，是無界的；而補語小句「一壺茶醞醞的」可以為無終點的動作行為「沏」提供作用的範圍和到達的終點，使其具有有界性。與這種分析不同，本文則探討另一種可能性，即指賓狀語句的有界性可能與由重疊形容詞擔任外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有關，如果將 (43a) 換成非指賓狀語句，再將賓語換成有定的，該句子就不一定是有界的，如 (i)。

(i) 他喝了那杯熱熱的茶，但是沒有喝完。

- (46) a. 他把一個胖胖的小孩打了。
 b. *他把胖胖的一個小孩打了。
- (47) a. 一碗醞醞的茶被他喝了。
 b. ??*醞醞的一碗茶被他喝了。
- (48) a. 一個胖胖的小孩被他打了。
 b. *胖胖的一個小孩被他打了。

此外，類似「醞醞的」重疊形容詞作為內修飾語時和作為外修飾語時的句法表現也有不同：作為內修飾語時，可以與指賓狀語句的指賓狀語共現（如 (49)）；作為外修飾語時，不可以與指賓狀語句的指賓狀語共現（如 (50a)）；也不能移到指賓狀語的後面（如 (50b)），也就是說，指賓狀語句的指賓狀語位置只能出現一個指賓狀語。

- (49) 他醞醞的喝了一碗熱熱的茶。
- (50) a. ??*他醞醞的喝了熱熱的一碗茶。
 b. ??*他醞醞的熱熱的喝了一碗茶。

以上主要討論由重疊形容詞作外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和由重疊形容詞作內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在有指、無指上所表現出的差異，試圖證明前者是無定無指的。這只是一種現象上的歸納和描寫。匿名評審老師提出一個關於「為什麼」(why) 的問題：為什麼由重疊形容詞作外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是無定無指的？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也沒有明確的答案，初步猜想是該無定無指的數量名結構的形成與作外修飾語的重疊形容詞有關。我們的這種想法受到德語和英語中類似現象的啟發。在討論德語外部程度修飾語結構 (external degree modification construction) 時，Gutzmann & Turgay (2014: 204-207) 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如 (51)。(51) 中的三個句子都帶有一個 *sau*，*sau* 是一個用來加強語氣表達的成分 EI (expressive intensifier)，語義上與英文中的 *very* 類似。有意思的是，即使 (51a) 中帶有一個定冠詞 *die* 'the'，整個限定詞短語 DP (Determiner Phrase) 在語義上依然只能作無定解讀：在語義上 (51a) 只能與作無定解讀的 (51b) 類似 ((51b) 中有個不定冠詞 *eine* 'a')，而不能與作定指解讀的 (51c) 類似 ((51c) 中有一個表定指的 *die*)。值得注意的是，(51a) 中的 *sau* 是處於 DP 外部的程度修飾語，而 (51b) 和 (51c) 中的

sau 是處於 DP 內部的程度修飾語。Gutzmann & Turgay 指出 (51a) 的無定解讀可以用能否出現在存現句中來進行證實：受外部程度修飾語 *sau* 修飾的帶有定冠詞 *die* 的 DP 可以出現在存現句中（如 (52a)），而受內部程度修飾語修飾的帶有定冠詞 *die* 的 DP 卻不可以（如 (52b)）。

- (51) a. Heute steigt **sau** die coole Party. (51a=51b≠51c)
 today goes.on EI the cool party
 ‘Today, EI a cool party is going on.’
 b. Heute steigt eine **sau** coole Party.
 today goes.on a EI cool party
 ‘Today, a EI cool party is going on.’
 c. Heute steigt die **sau** coole Party.
 today goes.on the EI cool party
 ‘Today, the EI cool party is going on.’ (Gutzmann & Turgay 2014: 204 (56))
- (52) a. Es gibt **sau** den coolen Typen auf meiner Schule.
 it gives EI the cool guy at my school
 ‘There is EI a cool guy at my school.’
 b. *Es gibt den **sau** coolen Typen auf meiner Schule.
 it gives the EI cool guy at my school.
 (Gutzmann & Turgay 2014: 205 (61))

類似地，英文表示程度的 *so* 和 *such* 在修飾名詞短語時也要求其後的名詞短語是無定的 (Bresnan 1973: 299)，如不能將 (53a)-(53b) 中的不定冠詞 *a* 換成定冠詞 *the*（如 (54)）。在 (53a) 中表示程度的 *so tall* 也是處於 *a man* 的外部而非內部。此外，在特指問句和回聲問句 (constituent and echo questions) 中，由 *how* 及其所修飾的形容詞所構成的程度短語必須置於冠詞 *a* 的前面，否則句子不合語法 (Borroff 2006: 514)，如 (55)。有意思的是，我們也不能將 (55a, 55c) 中的 *a* 換成 *the*，否則句子不合語法 (Borroff 2006: 519-520)，如 (56a, 56b)。此時的不定冠詞 *a* 也不能換成其他形式 (Matushansky 2002: 64-65)，如 (57)-(58)。¹⁸

¹⁸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文中，並非所有的程度短語都必須置於不定冠詞的前面，如 (i) *very good* 既可以置於不定冠詞 *a* 之後，如 (ia)，也可以置於 *a* 之前，如 (ib)。Borroff (2006) 論證 (ib) 是在

- (53) a. He is [so tall **a** man] that doors are dangerous to him.
 b. He is [such **a** tall man] that doors are dangerous to him.
 (Bresnan 1973: 299 (169))
- (54) a. *He is [so tall **the** man] that doors are dangerous to him.
 b. *He is [such **the** tall man] that doors are dangerous to him.
 ((54b) 改自 Bresnan 1973: 299 (170))
- (55) a. [How good a student] is John?
 b. *[A how good student] is John?
 c. John is [how good a student]?
 d. *John is [a how good student]? (Boroff 2006: 514 (1))
- (56) a. *[How good **the** student] is John?
 b. *John is [how good **the** student]?
- (57) a. **How clean** *glasses/*water/a glass did you drink out of?
 b. St. George fought **so dangerous** *dragons/*crime/a dragon.
 (Matushansky 2002: 64 (118))
- (58) a. ***How clean** one/every/some glass did you drink out of?
 b. *One/every/some **how clean** glass did you drink out of?
 (Matushansky 2002: 64 (119))

如果將內外重疊形容詞也看成一種程度短語 DegP (Degree Phrase)，漢語中由外重疊形容詞作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的無定性也可以從德語和英語相關現象中找到一些跨語言的證據。不同之處在於文中討論的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的程度短語是由形容詞的重疊形式構成的，在德語，該程度短語由一個表加強語氣的 *sau* 構成，在英語是由 *so* 或 *how* 加形容詞構成。¹⁹

(ia) 的基礎上通過程度短語移位來實現的。

- (i) a. John is not [a **very good** student].
 b. John is not [**very good** a student]. (Boroff 2006: 514 (3))

¹⁹ 需要說明的是，漢語並非一出現程度短語，其後的名詞性成分就必須是無定的。漢語表程度的「很」和形容詞一起構成外修飾語時並不要求其後的名詞短語是無定的。與德語和英語的情況不同，它可能仍然是有定的，如 (i)-(ii)。

- (i) a. ?他把 [很濃的 [一碗茶]] 喝了。
 b. 他把 [很濃的 [那碗茶]] 喝了。
 (ii) a. ?? [很濃的 [一碗茶]] 被他喝了。
 b. [很濃的 [那碗茶]] 被他喝了。

4. 重疊形容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是無定無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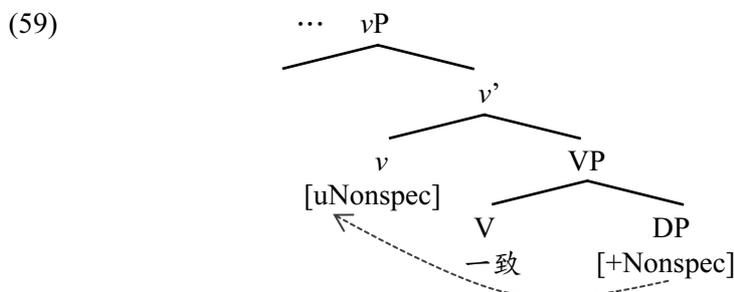
基於以上討論，得知由重疊形容詞作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與其他成分做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有所不同；此外，我們還提出由重疊形容詞作外修飾語（重疊形容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和由重疊形容詞作內修飾語（重疊形容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在句法表現也有所不同，前者只能是無定無指的，而後者可能是無定無指的，也可能是無定有指的。²⁰ 假如指賓狀語句是由重疊形容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派生，而該數量名結構又是無定無指的，就可以把例 (16) 中表無定的不可解讀特徵 [uIndef] 進一步細化為表無指的不可解讀特徵 [uNonspec]，該輕動詞具有出現義或消失義，它需要一個帶有 [+Nonspec] 特徵的名詞性成分與之實行一致操作，從而消除該不可解讀特徵，如 (59) 所示。

Zhang (2015b) 認為「很+形容詞」和重疊形容詞是構成漢語程度短語的兩種方式，二者在結構上呈現互補分布，不能同時使用，如「很濃濃的」就不好。她在文中並沒有詳細探討二者在其他句型中所表現出的差異，限於篇幅，本文對此問題也不做深入探討。

²⁰ 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想論證的是由重疊形容詞作外修飾語所構成的數量名結構是無定無指的，而不是說外重疊形容詞是無定無指的。對於本文假設，評審老師指出幾個反例：如按本文分析，焦點對比句應是有定有指，那麼如果 (i) 句作者可接受，就成了反例。再如，「連字句」也可接無定無指賓語，如 (iia)，如果作者可以接受 (iib)，那它也成了反例。此外，如果作者的觀察是正確的，(iia) 應當與 (iib) 一樣都是存現句，應當都合法，但是 (iia) 與 (iib) 在合法性上卻有不同表現。

- (i) 他熱熱的一杯茶不喝，冷冷的一杯茶才喝。（評審老師語感）
- (i') a. *他熱熱的一杯茶不喝，冷冷的一杯茶才喝。（作者語感）
 - b. ??他熱熱的茶不喝，冷冷的茶才喝。（作者語感）
 - c. 他熱茶不喝，冷茶才喝。（作者語感）
- (ii) a. 他連一杯茶都不喝就先走了。
 - b. 他連熱熱的一杯茶都不喝就先走了。（評審老師語感）
- (ii') b. *他連熱熱的一杯茶都不喝就先走了。（作者語感）
- (iii) a. *教室裡坐著胖胖的三個學生。（評審老師語感）
 - b. 教室裡坐著三個胖胖的學生。
- (iii') a. 教室裡坐著胖胖的三個學生。（作者語感）
 - b. *教室裡胖胖的坐著三個學生。（作者語感）

對於 (i, iib)，我們的語感與評審老師的有些不同，在我們看來，這兩個句子都不合法，我們重新將之標記為 (i'a, ii'b)；與此同時，(iia) 和 (iib) 一樣都是合法的句子，我們將 (iia) 重新標記為 (iii'a)。這樣的話，(i, iib, iia) 都不會對本文分析構成反例。有意思的是，如果將 (i'a) 中的「一杯」去掉，如 (i'b)，句子的合法度會提高一些。如果把 (i'a) 「熱熱的一杯茶」變成「熱茶」，如 (i'c)，句子就會變得更好，此時的「熱茶」和「冷茶」與 (i'a) 中「熱熱的茶」、「冷冷的茶」一樣都表類指。至於 (i'b) 與 (i'c) 為什麼會有些許差異，可能與重疊形容詞的特性有關。雖然我們對 (iia) 的語感與評審老師的語感不同，但是如果將 (iii'a) 中「胖胖的」移到動詞前構成指賓語句，如 (iii'b)，句子就會變得不好。具體原因，參見註 21 及本文第五節的討論。



從跨語言的角度來說，存現句一般要求其後的名詞性成分は無定的，為什麼在指賓狀語句中假設該輕動詞帶有一個更為具體的無指特徵 [uNonspec] 而不是一個無定特徵 [uIndef] 呢？這是不是一種特設 (*ad hoc*)？我們認為不是，這是基於語言事實的歸納。根據現有文獻（盧建 2003；李勁榮 2007），表典型存在的「有」字句子反而不能進入指賓狀語句 (60)-(61)，這有些出人意料。²¹ 這說明指賓狀語句並不強調存在，而是表示一種狀態的變化，強調出現義或消失義。²² 正是指賓狀語句具有這種特殊的語義限制，我們才假設該類句的輕動詞帶有一個不可解讀的無指特徵 [uNonspec]。^{23,24} 在此基礎上，我們來探討指賓狀語句的句法構造。

²¹ 鄭貴友 (2000: 113) 指出有些「有」字句也可以進入指賓句中，如 (ia)；此外，「有」也可以轉化為其他存現類動詞，如 (ib)。在我們看來，(ia) 並不合法，如果將「有」字句換成其他存現動詞如 (ib)，句子就立刻變得合法。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按照本文分析，指賓狀語句中不能出現「有」可能是因為句中表強調意義的重疊形容詞多用來表示狀態變化，這與句中表靜態存在的「有」之間產生語義衝突 (Liu 2015)，從而導致句子不好，具體參見本文第五節的討論。

(i) a. 天空中薄薄的有幾片雲彩。

b. 天空中薄薄的飄著幾片雲彩。(鄭貴友 2000: 113 (31'))

²² 熊仲儒 (2013) 在分析指賓狀語句時使用了表達成(變化)功能的達成短語 BECP。他認為「有」字句之所以不能出現在指賓狀語句中是因為受 BEC 擴展的動詞只能為活動動詞，而「有」並非活動動詞。我們認為這個規定未免有些特設之嫌。

²³ 與熊仲儒 (2013)，Liu (2015) 等分析不同，我們提出指賓狀語句中有個表出現或消失義的輕動詞 $v_{[uNonspec]}$ ，而不是 CAUSE。熊仲儒 (2013) 認為指賓狀語句是由「致使 (CAUSE)/存在 (EXIST) - 達成 (BEC) 結構」推導而來。Liu (2015) 則論證指賓狀語句中有個聽不見的輕動詞 CAUSE，用來連接動詞 V 和一個沒有語音形式的形容詞 A，其中 AA 是音系層面作用的結果。沈力 (2016) 也提出該類句中存在一個「因果鏈」。

²⁴ 這裡我們將無指特徵記為 [+Nonspec] 而非 [-Specific]。類似地，(16) 中假設 v 帶有 [uIndef] 特徵而非 [uDef] 特徵，因為存現句中要求一個無定特徵的成分與之實現一致操作，該特徵最好是帶有正值的 [+Indef]，而不是帶有負值的 [-Def] 特徵。這裡假設指賓狀語句的無定數量名結構必須是無指的，這也受到 Huang (1987: 249) 的啟發。在討論「我教過一個學生很聰明」的存現句時，Huang 指出該類句的名詞短語不僅要滿足定指效應，而且要滿足「有指效應」(specific effect)，即該名詞短語不僅是無定的，還必須是有指的，如「我教過(那個)學生很聰明」(Huang 1987: 248)

(60) *小王脆脆的有一盤花生米。(盧建 2003: 101)

(61) *她大大的有一雙眼睛。(李勁榮 2007: 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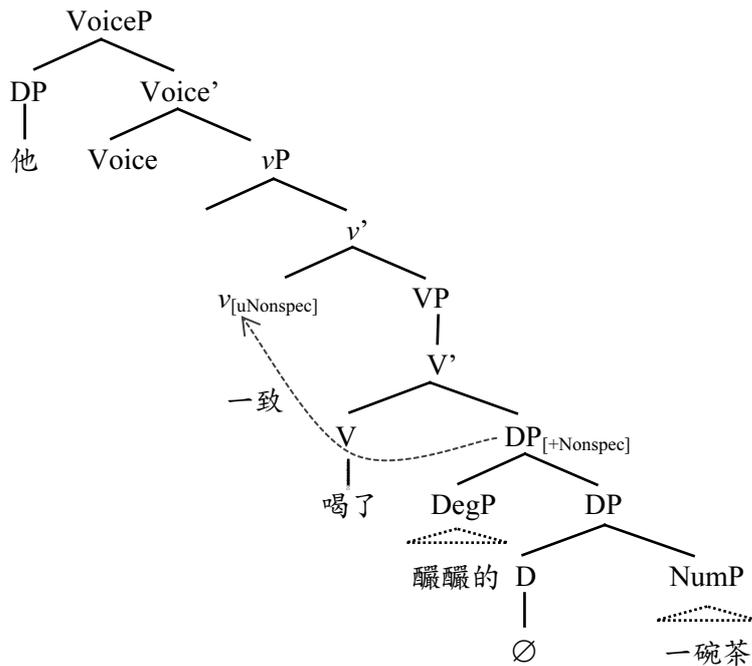
四、指賓狀語句的句法構造

(一)無定賓語的允准

在以上討論的基礎上，我們假設指賓狀語句由重疊形容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派生而來，如 (3)「他齷齪的喝了一碗茶」是由 (62)「他喝了齷齪的一碗茶」派生而來，如 (63)。²⁵

(62) 他喝了齷齪的一碗茶。

(6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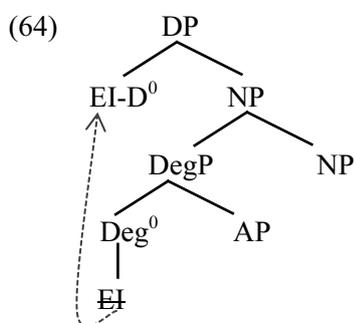


Zhang (2006) 將修飾語在外的無定數量名結構分析成限定詞短語 DP，修飾語處於 (Spec, DP) 處，問題是，當重疊形容詞擔任外修飾語時，其句法位置是否也

就不好。類似的現象在西班牙語和波斯語中也存在 (Lopez 2012: 111)。

²⁵ 我們假設外論元 (external argument) 由 Voice 來引導 (Kratzer 1996; Pyllkänen 2008)，因為指賓狀語句的外論元可能是施事，也可能是歷事和處所，如 (2)、(3)、(1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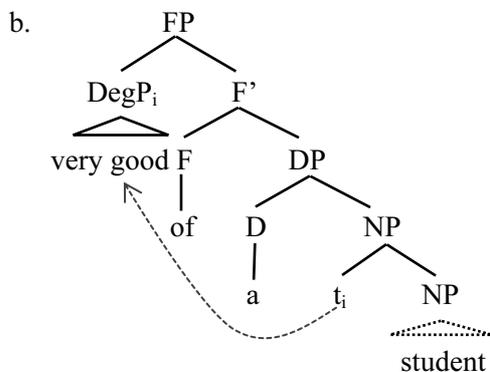
在 (Spec, DP) 處呢？我們認為可能性不大。三之（二）節具體論證了由重疊形容詞擔任外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與由其他外修飾語所構成的數量名結構有所不同，重疊形容詞主要表達一種程度或描寫，而非對其後的數量名結構進行限制，故而我們認為其句法位置與其他外修飾語的句法位置也有所不同，不然就很難解釋兩者在句法、語義上的不同表現。在討論程度短語 DegP 在 DP 的結構位置時，如 (51a)，Zimmermann (2003) 和 Gutzmann & Trugay (2014) 指出了一種可能，即將程度短語 DegP 直接嫁接到 NP 上，表程度的表達增強語 EI 移位並併入到限定詞 D 處，形成程度短語在外的限定詞短語，如 (64) 所示。



(改自 Gutzmann & Turgay 2014 : 215 (93))

類似地，討論英文否定轄域下的程度短語倒裝結構 (degree phrase inversion in the scope of negation) 時，Borroff (2006) 在 Kennedy & Merchant (2000: 127) 的基礎上提出程度短語 DegP 基礎生成於 NP 的附加語位置，然後移位至功能範疇 FP 的 Spec 處，該部分派生結構如 (65b) 所示。Borroff 在分析時引用了 Kennedy & Merchant (2000: 124-126) 的分析，後者認為 *of* 在該句中可以出現證明了 DegP 在該句中發生了移位。

(65) a. John is not [very good (of) a student].



(Borroff 2006: 519 (16))

討論漢語的數量名結構的內部構造時，Zhang (2015a) 論證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是由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通過短語移位 (phrasal movement) 派生而來，如 (66)。其中 XP_{mc} 指的是 XP 短語的修飾語 (modifiers) 和補足語 (complements)，它可以是個定語 (從句)，如「那三個買了地毯的人」的「買了地毯的」，也可以是個補語從句，如「那條四川地震的消息」的「四川地震的」。 XP_{mc_i} 通過短語移位從 N 的前面移到 D 的前面 (而不是嫁接到 D 上)，從而由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派生出修飾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值得注意的是，Zhang (2015a) 並沒有討論由重疊形容詞擔任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與其他修飾語所構成的數量名結構在句法、語義上有何不同。這樣看來，這種分析應當也適用於由重疊形容詞擔任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但在三之(二)節中論證由重疊形容詞作修飾語所構成的數量名結構和由其他修飾語所構成的數量名結構之間的差異，此外，由重疊形容詞作內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和由外修飾語時所構成的數量名結構之間也存在差異。即使 Zhang (2015a) 的分析正確，我們也不認為能夠解釋由重疊形容詞作外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是如何生成的。在我們看來，重疊形容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並不是由重疊形容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通過短語移位而生成，兩者應具有不同的內部結構。本文主要討論指賓狀語句，這裡主要探討重疊形容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的句法構造。受 Zimmermann (2003)，Boroff (2006) 和 Gutzmann & Trugay (2014) 相關分析的啟發，按照 Chomsky (1986) 的假設，我們將 (62) 中「醞醞的一碗茶」的「醞醞的」分析成最大投射 DP 的附加語而不是其指示語 (Cheung 2012; Alexidou 2013)，可以更好地區分「醞醞的一碗茶」與「一碗醞醞的茶」在句法、語義表現上的差異。與 Zimmermann (2003)，Boroff (2006)，Gutzmann & Trugay (2014) 的分析不同，我們沒有假設表程度的重疊形容詞附加在 NP 上，然後移位至 (Spec, DP) 處，因為漢語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重疊形容詞在這裡發生了移位；此外，這種分析無法區分重疊形容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與重疊形容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在句法、語義上所表現出的差異。我們認為二者具有不同的底層結構，並無派生關係。

(66) XP_{mc_i} (demonstrative) numeral Cl $[_{FP} t_i N]$ (Zhang 2015a: 391 (45))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指賓狀語句不是由重疊形容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派生而來的？如果輕動詞 $v_{[uNonspec]}$ 與「一碗醞醞的茶」進行一致操作會怎麼樣？三之(二)節指出重疊形容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如「一碗醞醞的茶」既可能是無定有

指的，又可能是無定無指的。這裡有兩種可能，先來討論第一種可能。當「一碗醞醞的茶」是無定有指時具有 [-Nonspec] 特徵， $v_{[uNonspec]}$ 會因為找不到所需的 [+Nonspec] 特徵而推導崩潰。第二種可能是當「一碗醞醞的茶」無定無指，如 (67a)。(67a) 中的「一碗醞醞的茶」是無指的，帶有 [+Nonspec] 特徵，該特徵由後續小句「我也不知道是哪碗」的語義帶出（參見 Karttunen1976：366-368）。在這種情況下 $v_{[uNonspec]}$ 應當也可以與表無指的「一碗醞醞的茶」進行一致操作，從而使得句法推導順利進行。那麼為什麼指賓狀語句不是由重疊形容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通過移位生成的呢？四之（二）節會提到指賓狀語句中除了帶有 $v_{[uNonspec]}$ 這個功能語類外，還有另一個功能短語 FocP，它帶有不可解讀特徵 [uFoc(us)]。第二種可能之所以失敗是某種原因使得 [uFoc] 不能被「一碗醞醞的茶」賦予 [+Foc] 特徵，這點將在四之（二）節予以詳細討論。有意思的是，(67b) 的後續小句帶出「一碗醞醞的茶」是有指的 [-Nonspec]，(67c) 中「那碗醞醞的茶」是有定的，表示特定的那碗茶。假如 (67b, 67c) 中也有一個輕動詞 $v_{[uNonspec]}$ ，會因不可解讀特徵 [uNonspec] 不能被賦值而導致推導崩潰。為什麼類似 (67b, 67c) 的句子也可以說？我們認為這類句中不存在一個輕動詞 $v_{[uNonspec]}$ ，按照 Chomsky (1995)，該句中可能存在一個零形式的輕動詞，用 v_{\emptyset} 來表示， v_{\emptyset} 與 $v_{[uNonspec]}$ 不同，它不表示隱現義。也就是說，該類結構中並沒有搜索 [+Nonspec] 特徵的探針，即使該類句中沒有帶 [+Nonspec] 特徵的數量名成分出現也不會造成推導崩潰。事實上，(67b, 67c) 就是重疊形容詞作內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因為它指向賓語，為了與指賓狀語句相區別，文獻中也將該類句子稱為指賓定語句。

- (67) a. 他 [$v_{[uNonspec]}$ 喝了 [一碗醞醞的茶] [+Nonspec]]，我也不知道是
[哪碗] [+Nonspec]。
b. 他 [喝了 [一碗醞醞的茶] [-Nonspec]]，就是 [桌上那碗] [+Def]。
c. 他 [[[喝了] 那碗醞醞的茶] [+Def]]。

如果分析是正確的話，我們可以從理論上推出帶有輕動詞 $v_{[uNonspec]}$ 的句子的無定名詞只能作無定無指解，而不能作無定有指解或有定解。這點可以從語料中得到證實：如 (68)「醞醞的一碗茶」只能作無指解讀，如 (68a)，而不能作有指解讀，如 (68b)。這裡可以通過後續小句來給 (68a) 指定 [+Nonspec] 特徵，給 (68b)「醞醞的一碗茶」和 (68c)「一碗醞醞的茶」指定 [-Nonspec] 特徵 (Karttunen1976:

366-368)。²⁶ 當然，作有指解讀的「一碗醞醞的茶」也可說，只是此時，句中就不存在帶有指特徵的輕動詞 $v_{[uNonspec]}$ ，而可能是一個普通的輕動詞 v_{\emptyset} （如 (68c)）。與之形成對比，指賓狀語句中的「醞醞的一碗茶」也可以由後續小句的作用作有指解，但是該句會變得不合法，如 (69)。

- (68) a. 他 [$v_{[uNonspec]}$ 喝了 [醞醞的一碗茶] $_{[+Nonspec]}$]，但我不知道是
[哪碗] $_{[+Nonspec]}$ 。
b. ?#他 [$v_{[uNonspec]}$ 喝了 [醞醞的一碗茶] $_{[-Nonspec]}$]，就是 [桌上那碗] $_{[+Def]}$ 。
c. 他 [v_{\emptyset} 喝了 [一碗醞醞的茶] $_{[-Nonspec]}$]，就是 [桌上那碗] $_{[+Def]}$ 。
(69) ??#他 [[醞醞的] 喝了 [一碗茶]]，就是 [桌上那碗] $_{[+Def]}$ 。

鑒於以上討論，指賓狀語句 (3)「他醞醞的喝了一碗茶」不是從重疊形容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他喝了一碗醞醞的茶」派生而來，是由重疊形容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 (62)「他喝了醞醞的一碗茶」推導而來。指賓狀語句中有個輕動詞 $v_{[uNonspec]}$ ，帶有不可解讀特徵 $[uNonspec]$ ，表示出現義或消失義，重疊形容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即指賓定語句）中沒有該輕動詞，從這個角度看，指賓狀語句和指賓定語句具有不同的句法結構。²⁷ 下面來探討指賓狀語句的指賓狀語如何從動詞的後面提升到動詞的前面並形成偽狀語。

(二)指賓狀語的提升

指賓狀語句的狀語從哪裡來？不外乎有兩種說法，原位說和移位說 (Sobelman 1982)。原位說認為該類形容詞及該類句子有其自身的句法、語義及認知特點（盧建 2003；張國憲 2005；Liu 2015；沈力 2016 等）；移位說則認為指賓狀語是從其他位置移到狀語位置（潘曉東 1981；陸孝棟 1982；呂叔湘 1986；李勁榮 2007；熊仲儒 2013 等），移位的動機是為了強調或實現焦點化（陸孝棟 1982），如呂叔

²⁶ (68b, 68c) 中 [一碗醞醞的茶] $_{[-Nonspec]}$ 的有指特徵是通過 [桌上那碗] $_{[+Def]}$ 的有定特徵衍推出來的。雖然有定性並不一定能推出有指性 (von Heusinger 2002; Gutzmann & Trugay 2014)，但是在通常情況下，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衍推義。感謝蔣鯉博士在討論時給我提出這個問題。

²⁷ 類似地，盧建 (2003) 從句式語法的角度考察這兩類句子，他發現典型的摹物狀語句 (3)（即這裡討論的指賓狀語句）和指賓定語句 (31)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句式，前者是主觀的意志動作句，後者則是客觀的狀態達成句。李勁榮 (2007) 認為這兩種句式存在著一定的變換關係，但是並不同，分別表達兩種不同的語法意義，前者強調動作的過程，後者強調動作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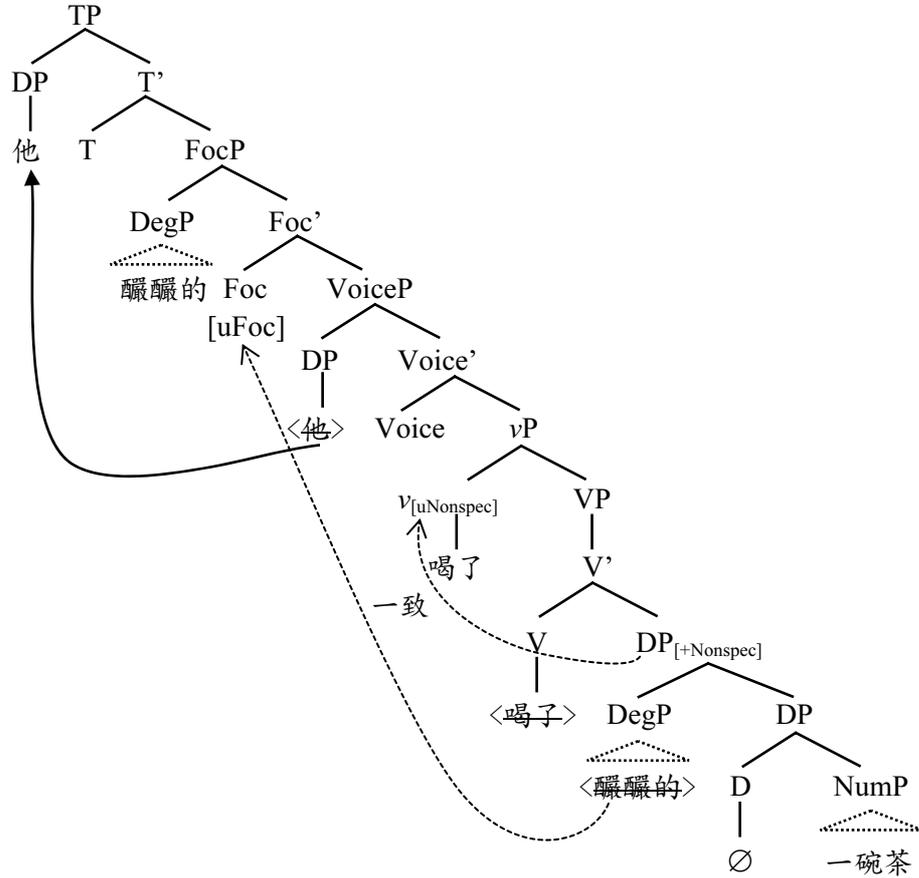
湘 (1986) 認為指賓狀語句是由於「定語的詞語跑到了狀語的位置上」，李勁榮 (2007, 2012) 認為易位的語用動機是使性狀成為焦點。本文不考慮移位的語義、語用動因 (motivations) (張國憲 2005)，主要探討移位的句法動因。

如果採用移位的分析，得解釋移位的動因，學界通常採用的解釋是為了強調或突出焦點。這裡要問的是，表強調或突出焦點是該類重疊形容詞本身就有的特徵還是句子結構給之賦予的？在討論形容詞的重疊式時，朱德熙 (1980[1956]: 37) 指出，「完全重疊式在狀語和補語兩種位置上往往帶有加重、強調的味道」，而在「定語和謂語兩種位置上的時候，完全重疊式不但沒有加重、強調的意味，反而表示一種輕微的程度」。如果採原位說，得解釋重疊式在什麼情況下具有強調意味，在什麼情況下不具有強調意味，而這並不容易做到。故而在本文的分析中採納移位說。我們認為指賓狀語句的重疊形容詞自身並非帶有強調的意味，而是由其所處的結構位置決定 (楊永忠 2014)。

我們將 Chomsky (2001) 關於一致的理論假設用來分析指賓狀語句。鑒於第三之(二)節，假設該類結構中具有一個表出現或隱藏的輕動詞 v ，該類輕動詞帶有 [uNonspec] 特徵，它作為一個探針，向下搜尋由其成分統制的可能目標，會搜到重疊形容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該數量名結構帶有 [+Nonspec] 特徵，[uNonspec] 與之實行一致操作，使得該不可解讀特徵予以賦值，於是該探針停止運作。此外，鑒於指賓狀語句具有某種強調義，我們假設該類結構中有一個表焦點的功能短語 FocP，帶有 [uFoc] 特徵 (Tsai 2008, 2014)，[uFoc] 作為探針搜尋可能具有 [+Foc] 特徵的成分並與之進行一致操作。重疊形容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是無定無指的，而這與焦點的性質相違背。假設一致操作可以在失敗的情況下繼續探詢其他可能的話 (Preminger 2014)，[uFoc] 繼續搜尋可能擔當焦點任務的、處於 DP 附加語位置的重疊形容詞，並與之進行一致操作、促使後者移位到 (Spec, FocP) 處，如 (70) 所示。²⁸

²⁸ 這裡提出 [uFoc] 搜尋外重疊形容詞並與之實現一致操作，對此，一位匿名評審老師提出了疑問：嫁接外重疊形容詞可以使得該數量名結構變成無定無指，何以這個造成整個數量名結構無定無指的外重疊形容詞自身卻可以承載焦點？需要說明的是，具有無定無指特性的不是外重疊形容詞，而是帶有外重疊形容詞的整個數量名結構，外重疊形容詞本身並不一定是無定無指。整個結構是無定無指，[uFoc] 無法與之實現一致操作。假設一致操作在失敗的情況下會繼續搜尋受 [uFoc] 成分統制的下一個可能目標，[uFoc] 會搜尋到結構位置比較高的外重疊形容詞，該重疊形容詞位於 DP 附加語的位置，比由數量名結構構成的數目短語 NumP 的結構位置要高，故而更容易被 [uFoc] 所探測到。與此同時，該位老師提出另一個問題：為何 [uNonspec] 的一致操作沒有造成移位，而 [uFoc] 的一致操作卻觸發移位？這可能與 [uFoc] 本身的特性有關，因為焦點一般都比較凸顯，通常需要將被焦點化的成分置於 FocP 之內 (Shyu 1995, 2014; Tsai 2015)。在「是……

(70)



假設指賓語狀語句，如「他醞醞的喝了一碗茶」是由重疊形容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如「他喝了一碗醞醞的茶」）推導而來，就會發現推導中會存在一些問題。首先，第四之（一）節討論「一碗醞醞的茶」可能作有定或無定有指解讀，在這種情況下 [uNonspec] 探針就不能與之實現一致操作，也不能與「醞醞的」實現一致操作，因為「醞醞的」作為一個程度短語，並不具有 [+Nonspec] 特徵，故而推導失敗。但是，「一碗醞醞的茶」也有可能作無定無指解（(67a)），此時輕動詞

（的）」型焦點句中，被強調的成分就在「是」字之後，所以無需移位，如 (i)；在「連……都／也」型強調句中，因為被強調的成分不在「連」字短語內，需要將該成分移至「連」字短語內，如 (ii)。

- (i) a. 是他買的蘋果。 b. 他是買了蘋果。 c. 他是昨天來的。
- (ii) 連飯；他都／也不吃 t_i 。

$V_{[uNonspec]}$ 會與之進行一致操作並被賦予 $[+Nonspec]$ 特徵，推導也會繼續進行，此時 $[uFoc]$ 會繼續搜尋與之匹配的特徵，問題也就出現在這一步。²⁹ 此時的「一碗醞醞的茶」無定無指，在沒有對比焦點的情況下，不可能帶有 $[+Foc]$ 特徵。³⁰ 那麼 $[uFoc]$ 有沒有可能從重疊形容詞獲取 $[+Foc]$ 特徵呢？按照 Zhang (2006, 2015a)，修飾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的修飾語處於 DP 補足語的內部，而不處於 DP 的邊緣。按照 Chomsky (2000, 2001) 關於語段 (phase) 的論述，DP 是個語段。假設漢語中的 DP 也是個語段，我們來考察一下推導如何進行。³¹ 「一碗醞醞的茶」

²⁹ 這裡還有另一種可能，當 NumP 「一碗茶」是無指 $[+Nonspec]$ 時， $[uNonspec]$ 有沒有可能與 NumP 施行一致操作呢？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會被排除，因為受到最小鏈條件 (Minimal Link Condition) (Chomsky 1995: 311) 或最小搜尋 (minimal search) (Chomsky 2000) 的制約，不可識別特徵 $[uNonspec]$ 與 DP 的距離比它與 NumP 的距離更近，會優先選擇與 DP 進行一致操作。

³⁰ 對比焦點句中的數量名結構有時可擔任焦點 (Tsai 1994, 2008; Shyu 2014)，如 (i)。

(i) a. 我兩本書念得完，三本書就不行了。

b. 我兩本書可以念完，三本書就不行了。(Tsai 2008: 480)

³¹ 關於 DP 是不是一個語段，學界仍有爭議。對此，Citko (2014) 做了較為詳細的評述。這裡我們暫且假設漢語的 DP 是個語段，其直接好處是可以解釋重疊形容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的重疊形容詞為什麼不能與 $[uFoc]$ 實現一致操作並觸發移位：因為 DP 是語段，語段內的成分不可再移出，所以位於 DP 補足語內部的重疊形容詞不可移到焦點短語內。DP 是否真是語段？匿名評審老師提供了一個測試方法：按照我們假設，語段 DP 的補足語內的成分，如「茶」，理應不能移出該 DP，是否如此？我們對指賓狀語句做了測試，如 (ia) 中「茶」不好移出。類似地，由內重疊形容詞修飾的數量名結構的「茶」也不大好移出，如 (ib)。如果將 (i) 「一碗茶」換成有定的「那碗茶」，如 (ii)。(ii) 變成 (iib) 後依然不好，這是不是由於 DP 是個語段，而語段的補足語內的成分都不能移出該語段所造成的？問題是 (ic) 和 (iic) 都可以說，它們可不可以證明漢語的 DP 不是語段？我們認為不是。(ic) 指涉數量而非個體，可以用「幾碗」對其進行提問，如 (iiia)。這樣，(ic) 可以說是因為 (ic) 中的「一碗茶」是個數目短語 (Li 1998) 而非限定詞短語。為什麼 (iic) 也可以說？與 (ic) 不同，它不可以用「幾碗」來提問，只能用「哪(幾)碗」來提問，如 (iiib)，這說明 (iic) 是有指稱的。這樣看來，「濃濃的那碗茶」應當是個 DP 短語，問題是為什麼補足語 NP 的核心語「茶」可以移出？我們認為這可能是其他條件作用的結果。(iic) 只有在身勢語的幫助下（如當說話人指著那杯茶時）或帶有對比焦點含義時，句子才可以接受。張敏 (2009) 和 Huang & Yang (2013) 指出在出現對比焦點時一些左分支條件可以被違反。(iva) 不好，因為違反了左分支條件，「爸爸」應當是「眼睛」的定語，如 (ivb)。但是，將 (iva) 放在對比焦點語境下，它立刻變得合法，如 (v)。這樣看來，(ic) 合法是因為該「一碗茶」是個數目短語 NumP，而不是一個 DP，沒有違反「語段不可滲透條件」。(ib) 不怎麼好是因為「一碗濃濃的茶」是 DP，根據「語段不可滲透條件」，「茶」不好移出。(iic) 「濃濃的那碗茶」雖然也是語段，但由於身勢語或對比焦點的作用，原本不好的句子變得有些可以接受。(iib) 在語感上比 (iic) 差，但放到對比焦點下，假如有兩碗茶時，其中一杯濃濃的，一杯淡淡的，(iib) 也可以說，如 (vi) 就合乎語法。

(i) a. *茶，他濃濃的喝了一碗。

b. ??*茶，他喝了一碗濃濃的。

c. 茶，他喝了濃濃的一碗。

中的「醞醞的」不處於 DP 附加語的位置而處於 DP 中 D 的補足語的內部，根據「語段不可滲透條件」(Phase 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 (Chomsky 2000: 108)，「醞醞的」並不能被 [uFoc]-探針搜尋到，推導會因為 [uFoc]-探針找不到合適的目標而導致推導失敗。這樣看來，指賓狀語句不可能由重疊形容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推導而來。

另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指賓狀語句中表出現義或消失義的輕動詞 $V_{[uNonspec]}$ 不能和光桿名詞實現一致操作呢？如 (71)-(72)。光桿名詞也可能帶有無指特徵，它為什麼不能出現在指賓狀語句中？³²

(71) *他脆脆的炸了花生米。(=(4))

(72) *他醞醞的喝了茶。(=(5))

光桿名詞除了表示類指以外，還可以表有指或無指。如 (73) 中的「人」可能指某個特定的人，也可能指某個不確定的人。為什麼指賓狀語句中不能出現光桿名詞呢？

(73) 我想找人。

- (ii) a. *茶，他濃濃的喝了那碗。
b. ??*茶，他喝了那碗濃濃的。
c. ?茶，他喝了濃濃的那碗。

- (iii) a. 茶，他喝了幾碗？
b. 茶，他喝了哪（幾）碗？

- (iv) a. *爸爸，我看見了眼睛。
b. 我看見了 [爸爸眼睛]。

(v) 爸爸，我看見了眼睛；媽媽，我看見了鼻子。

(vi) 紅茶，他喝了那碗濃濃的；綠茶，他喝了那碗淡淡的。

以上討論帶有重疊形容詞的數量名結構，那麼由普通的數量名結構所構成的 DP 是不是一個語段呢？我們可以得出類似的觀察，如 (vii) 可說，而 (viii) 只是在身勢語或對比焦點的情況下才成立。(vii) 中「茶」可以從「一杯茶」移出，這是因為該「一杯茶」是數目短語，而數目短語不是語段，故而可以移出。(viii) 中「茶」本不可以從「那碗茶」中移出，因為「那碗茶」是個 DP，也是一個語段；但是由於對比焦點的作用，該語法限制得以解除，故而句子仍可說，如 (viii)。

- (vii) a. 茶，他喝了一碗。
b. ?茶，他喝了那碗。

(viii) 茶，他喝了那碗；酒，他喝了這碗。

³² 感謝蔣鯉博士在討論時候提出這個問題。

我們認為光桿名詞不能出現在指賓狀語句中，也是受制於指賓狀語句句法構造的制約。當光桿名詞「花生米」、「茶」是類指、有定或有指時， $v_{[uNonspec]}$ 因為無法與之匹配使得推導無法進行；當光桿名詞「花生米」、「茶」表無指時， $v_{[uNonspec]}$ 可以與之匹配實現賦值，此時尚有另一個 [uFoc] 需要被賦值，這裡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是從重疊形容詞那獲取 [+Foc] 特徵，第二種是從光桿名詞處獲取該特徵。先來考察第二種。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應當被排除，原因是光桿名詞在通常情況下是不能擔任焦點成分的，一種例外是光桿名詞出現在對比焦點處。根據 Tsai (2008)，出現在對比焦點位置的光桿名詞作類指解讀或有定（有指）解讀，如 (74)。顯然 (71)-(72) 中的光桿名詞沒有出現在對比焦點位置，故而沒有 [+Foc] 特徵，導致指賓狀語句中的 [uFoc] 得不到賦值從而推導失敗。接下來考慮第一種可能性。本文分析 (71)-(72) 中的 [uFoc] 應當可以與句中的重疊形容詞「脆脆的」、「醞醞的」實現一致操作並被賦予 [+Foc] 特徵，問題是為什麼生成的句子不合法？感謝評審老師提出這個問題。假如 (71)-(72) 合法，如果 [uFoc] 不能從句中的光桿名詞處獲得 [+Foc] 特徵，應當可以與句中的重疊形容詞實現一致操作並獲取 [+Foc] 特徵，從句法運作機制上來說無法排除這種可能性。既然在句法上是許可的，為什麼 (71)-(72) 不合法呢？我們認為這與派生該句的底層結構有關，(71)-(72) 應當是由 (75)-(76) 派生出來，問題是這兩個句子本來就不好，也無法生成合法的句子，類似的情況在第五節還有討論，如 (84a')-(84e') 不合法，故而合法的指賓狀語句 (84a)-(84e) 就不會由它們推導出來的。

(74) 我豬肉吃了，牛肉沒吃。

(75) ??*他炸了脆脆的花生米。

(76) ??*他喝了醞醞的茶。

假設 FocP 位於 TP (Tense Phrase) 短語的內部，即 FocP 是內部焦點 (inner focus) 並非為指賓狀語句所特設，如 Belletti (2004) 就從跨語言的視角討論了 IP (TP) 以下的焦點短語 FocP 的句法運作。FocP 位於 TP 之下的分析在漢語中也比較常見 (Tsai 1994, 2008, 2014; Shyu 1995; Paul 2005; Hsu 2008; Huang, Li & Li 2009)。我們認為指賓狀語句中的 FocP 在結構位置上應高於 VP，這可以用方式狀語 (manner adverbials) 來進行驗證 (Rizzi 1997)，如 (77) 中的方式狀語「慢慢地」只能置於指賓狀語「醞醞的」之後（如 (77a)），而不是之前（如 (77b)）。

如果方式狀語處於 VP 層 (Huang 1982; Travis 1988; Tang 2001)，類似「醞醞的」的指賓狀語又位於方式狀語之前 (如 (77a))，這足以說明指賓狀語的句法位置比 VP 層高。與此同時，指賓狀語句中的 FocP 應位於 TP 短語的內部而不是 TP 之上。假設 FocP 位於 TP 之上，當指賓狀語提升到 (Spec, FocP) 後，主語仍然位於 (Spec, TP)，同時並沒有其他動因促成 (Spec, TP) 做進一步的移位，這樣勢必生成不合法的句子 (王立弟、顧陽 2000: 254-255)，如 (78)。此外，語料也不支持將「醞醞的」置於指向主語的重疊形容詞「樂孜孜的」之前 (如 (79b))。假如「樂孜孜的」生成於 TP 層 (Delfitto 2006: 96)，處於 (Spec, FocP) 位置的「醞醞的」應當位於 TP 之下。故而我們認為指賓狀語句中的 FocP 應位於 TP 之下 VP 之上。

- (77) a. 他醞醞的慢慢地喝了一碗茶。
 b. *他慢慢地醞醞的喝了一碗茶。
 (78) *醞醞的他喝了一碗茶。
 (79) a. 他樂孜孜的醞醞的喝了一碗茶。
 b. *他醞醞的樂孜孜的喝了一碗茶。

與此同時，我們的分析還可以解釋 (49)-(50) 在合乎語法性上的差異，這裡我們將 (49)-(50) 重新寫為 (80)-(81)。這裡需要解釋的是為什麼 (81a)-(81b) 不合乎語法？

- (80) 他醞醞的喝了一碗熱熱的茶。
 (81) a. ??*他醞醞的喝了熱熱的一碗茶。
 b. ??*他醞醞的熱熱的喝了一碗茶。

假如以上分析是正確的話，指賓狀語句是由重疊形容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中的重疊形容詞移位到 (Spec, Focus) 處形成的，勢必會給 (81) 造成兩難的情況：(81a)「醞醞的」已經處在 (Spec, Focus)，而「熱熱的」也想移位至此；(81b)「醞醞的」和「熱熱的」都處在 (Spec, Focus)。問題是左緣結構 (left-periphery) 一般只能有一個關於焦點的投射 FocP (Rizzi 1997)，一般說來也只有一個 (Spec, Focus) 位置，(81) 卻出現兩個句法成分 (「醞醞的」與「熱熱的」) 共同競爭 (Spec,

Focus) 位置，必然有一個成分得不到滿足 (Tsai 2014; Yang 2012)，導致句子不合法。這在重疊形容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中不會發生，此時指賓的外重疊形容詞（「醞醞的」）可以與指賓的內重疊形容詞（「熱熱的」）共存，如 (80)，因為指賓狀語句並不是由重疊形容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派生而來，故而，(80) 中只有「醞醞的」句法成分提升到 (Spec, FocP) 處，「熱熱的」則留在原位，二者並無衝突，句子合乎語法。

五、結論及相關討論

本文從數量名結構的內部差異出發，提出指賓狀語句中的指賓狀語源自重疊形容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重疊形容詞通過移位獲得焦點含義並位於動詞之前的狀語位置。「指賓狀語」只是假象，實際上，指賓狀語修飾的仍是數量名結構，只是與普通的修飾語不同，它表示某種程度，而非對數量名結構起修飾限制作用。由重疊形容詞作外修飾語的數量名結構是一個無定無指成分。鑒於指賓狀語句中數量名結構所具有的特性，我們假設該類結構中有個沒有語音實現形式的輕動詞 v ，表「出現義或消失義」，帶有 [uNonspec] 特徵。通過與重疊形容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的無指特徵實現一致操作， $v_{[uNonspec]}$ 的不可解讀特徵得到消除。指賓定語句中沒有表示出現義或消失義的輕動詞 $v_{[uNonspec]}$ ，也不要求數量名結構必須作無指解讀，這種結構上的差異能夠解釋指賓狀語句與指賓定語句之間存在的一些差異，其中的一個問題是二者中的重疊形容詞在語義上有些差異 (Sobelman 1982; 盧建 2003; 張國憲 2005: 21-25; 熊仲儒 2013: 26-27; Liu 2015)，如 (82)。張國憲 (2005: 22) 指出 (82a) 中「厚厚的」指「幾本書」加在一起很厚，是「書」的臨時情狀，(82b) 中「厚厚的」指「幾本書」中每一本都是厚的，是「書」的固有屬性。二者之間的差異在我們看來是由結構造成的：第一、重疊形容詞「厚厚的」在指賓狀語句和指賓定語句中的句法位置不同，前者和數量名結構構成重疊形容詞在外的數量名結構，重疊形容詞源於 DP 的附加語位置，而後移到動詞之前的焦點位置，從而形成「指賓狀語」；後者基礎生成於重疊形容詞在內的數量名結構，該重疊形容詞處於 DP 的補足語內部，此時該重疊形容詞並無移位。

第二、指賓狀語句中有個帶有無指特徵的 $v_{[uNonspec]}$ ，表示出現義或消失義，它可能與指賓狀語句中的重疊形容詞通常具有臨時性有關， $v_{[uNonspec]}$ 的出現義或消失

外修飾語的重疊形容詞有所不同，如 (85)。另外，單（雙）音節性質形容詞一般只能做數量名結構的內修飾語而非外修飾語，如 (86)。³⁴

- (85) a. 遠遠的聽到（了）一聲呼喚。 ≠ a'. *聽到（了）一聲遠的呼喚。
 b. 迷迷糊糊的做（了）一個夢。 ≠ b'. ??做（了）一個迷糊的夢。
 c. 活活的打死（了）一個小孩。 ≠ c'. ??打死（了）一個活的小孩。
 d. 多多少少留下（了）一點錢。 ≠ d'. *留下（了）一點多少（的）錢。
 e. 隱隱約約的看見了一條河。 ≠ e'. *看見了一條隱約的河。
- (86) a. 他買了一個綠（的）花瓶。 ≠ *他買了綠（的）一個花瓶。
 b. 他買了一個普通（的）花瓶。 ≠ *他買了普通（的）一個花瓶。

指賓狀語句涉及到句法、語義、語用多個方面，問題比較複雜，本文只從其賓語的無定性來探討該類句子的句法結構，對於其中的語義、語用問題並沒有做深入探討，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哪些重疊形容詞可以進入指賓狀語句、哪些不可以進入指賓狀語句。Liu (2015) 認為這會受到語義和（或）語用的制約。他指出表恆久和固有屬性 (permanent state) 的形容詞不允許出現在指賓狀語句，如 (87)-(88)。(87) 和 (88)「聰聰明明的」和「長長的」是「兒子」和「麵條」的固有屬性，故而句子不好。採用這個視角，可以回答匿名評審老師提出的一個問題，即如何解釋 (89a)-(89c) 不好，而 (90a)-(90c) 卻很好？(89a)-(89b) 中的「紅紅的」都是表示「玫瑰」和「提包」的固有屬性，而非其狀態變化，故而不好。類似地，(89c)「漂漂亮亮的」也只是形容「房子」的狀態，按照 Liu (2015) 的分析，房子不會因為「買」而變得「漂漂亮亮的」。有意思的是，將 (89) 的動詞換成製作類動詞，句子就變得合法，如 (91)。(91) 中「繡（織）」與「紅紅的」，「蓋」與「漂漂亮亮的」之間存在某種致使關係 (Liu 2015；熊仲儒 2013；沈力 2016) 並產生某

雪、綠綠的莊稼」。

³⁴ 有意思的是，在某種特定語境下，當該外修飾語受「這麼」修飾時，句子的可接受度會有所提高，如 (ib)。類似地，當 (ia) 中加入表反詰的「怎麼」或驚嘆語氣的「居然」時，句子又變得好了，如 (ic)-(id)。之所以這樣，很可能是受到「這麼」所帶來的焦點作用以及句子所帶的反詰或驚嘆語氣的影響。

- (i) a. ??*他買了普通的一個花瓶。
 b. ??他買了這麼普通的一個花瓶。
 c. 他怎麼買了這麼普通的一個花瓶？
 d. 他居然買了這麼普通的一個花瓶。

種存現意義或狀態的轉變，從而使得句子變得合乎語法。這樣看來，(89) 不能由 (90) 轉化而來是由於語義上的「選擇限制」（陸孝棟 1982），在句法上已經有這種框架和可能性，只是表存現的輕動詞 $v_{[uNonspec]}$ 和 FocP 對所引入的重疊形容詞具有一定的語義要求，故而使得不是所有的重疊形容詞都可以進入指賓狀語句。^{35,36}

- (87) *張三太太聰聰明明的生了一個兒子。 (Liu 2015: 34 (55a))
 (88) *阿 Q 長長的煮了一鍋麵條。 (Zhang 2003: 176 (26b))
 (89) a. *他紅紅的送了兩朵玫瑰。
 b. *他紅紅的買了兩個提包。
 c. *他漂漂亮亮的買了一棟房子。³⁷
 (90) a. 他送了紅紅的兩朵玫瑰。
 b. 他買了紅紅的兩個提包。
 c. 他買了漂漂亮亮的一棟房子。
 (91) a. 他紅紅的繡了兩朵玫瑰。
 b. 他紅紅的織了兩個提包。
 c. 他漂漂亮亮的蓋了一棟房子。

不僅那些表示恆久和固有性的形容詞不能出現在指賓句，有些表臨時和非固有性的形容詞也不能，如將 (92a) 中的「熱熱的」換成「冷冷的」，如 (92b)，句子就變得不好（安豐科博士，個人通訊；鄭貴友 2000）。鄭貴友 (2000: 124-126) 認

³⁵ 有意思的是，如果將該類結構的重疊形容詞換成「很+形容詞」的形式，句子就變得不好（鄭貴友 2000: 153; Liu 2015: 7），如 (i)。這可能由於「很+形容詞」雖然表示很高的程度，但仍然是一種狀態，而非狀態變化。

(i) a. *他很熱的喝了一碗茶。
 b. *他很漂亮的蓋了一棟房子。

³⁶ 評審老師提出為什麼 (i) 中兩個句子不合乎語法。對於這兩個句子，我們的語感與該老師有所不同，我們認為它們是合法的句子，其中 (ia) 與朱德熙 (1982: 154) 所給出的例子類似，如 (ii)，顯然這裡的動詞都是製作類動詞。「圓圓的圈」和「長長的信」並非一開始就存在，而是在「畫」和「寫」之後才存在的，「圓圓的」和「長長的」也表狀態變化。

(i) a. 他圓圓的畫了一個圈。
 b. 他長長的寫了一封信。

(ii) 他圓圓的排成一個圈。

³⁷ 當「漂漂亮亮的」表「乾脆、爽快地」意思時，這句是可以說的，只是此時它是修飾動詞「買」的狀語，而非本文所討論的指賓狀語。

為這與指賓狀語句中的重疊形容詞一般需表示「積極選擇」的語義相關，該重疊形容詞通常用來表達主體的主觀評價。

此外，評審老師給我們提出一個新的觀察角度，即從程度等級 (degree scale) 來看：能出現在指賓狀語中的形容詞或許還有另一個共同特點，它們都處在某個程度等級中程度比較高的位置，而且該程度是說話者期待達到或出現的，如 (93)。³⁸

- (92) a. 他熱熱的喝了一碗茶。
 b. *他冷冷的喝了一碗茶。
- (93) a. 他脆脆的炸了一盤花生米。(程度等級：很脆 > 脆 > 有點脆 > 不太脆 > 不脆 > ……軟)
 b. 他熱騰騰的喝了一杯茶。(程度等級：很熱 > 熱 > 有點熱 > 不太熱 > 不熱 > ……涼)
 c. 他濃濃的泡了一壺茶。(程度等級：很濃 > 濃 > 有點濃 > 不太濃 > 不濃 > ……淡)
 d. 他圓圓的畫了一個圈兒。(程度等級：很圓 > 圓 > 有點圓 > 不太圓 > 不圓 > ……)

該位評審老師指出，「程度等級裡程度需要很高」的語義／語用限制，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文中 (92b)「*他冷冷的喝了一碗茶」不可說，也可以預測一系列文中沒有出現的句子，如 (94)。

- (94) a. 他辣辣的燒了一鍋雞翅。(程度等級：很辣 > 辣 > 有點辣 > 不太辣 > 不辣 > ……淡)
 b. 他細細的擀了一鍋麵條。(程度等級：很細 > 細 > 有點細 > 不太細 > 不細 > ……粗)
 c. 他甜甜的烤了一盒蛋糕。(程度等級：很甜 > 甜 > 有點甜 > 不太甜 > 不甜 > ……淡)

³⁸ 感謝匿名評審老師指出這點。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程度序列等級中表示很高程度的形容詞都可以出現在該類句中，如「很+形容詞」和重疊形容詞一樣，也可以表示很高的程度，但是「很+形容詞」就不可以出現在指賓狀語句中，請參見註 35 的討論。

- d. 她紅紅的塗了一手指甲。(程度等級：很紅>紅>有點紅>不太紅>不紅>……)

值得注意的是，「程度等級」是相對概念，如 (92b)「冷冷的」相對於「熱熱的」來說，位於程度等級的末端，但是在「冷」這個程度等級，如「很冷>冷>有點冷>不冷……熱」，它應當也位於等級的頂端，應當也可以接受，但是 (92b) 卻不好？故而這裡除了存在程度等級的語義限制外，可能還存在一些語用限制（鄭貴友 2000；Liu 2015）。³⁹ 從語義上說，(92b) 沒有違反程度等級，(92b) 不好是因為茶一般是熱的而不是冷的，人們通常傾向於喝「熱茶」而非「涼茶」。相對於「冷」來說，「熱」更為典型，出於語用上的原因，指賓狀語句中被強調的或許是該名詞的「基本性態」（鄭貴友 2000：111-112）或典型語義特徵。

這樣看來，指賓狀語句中的指賓狀語的選擇除了受句法構造的制約，還會受語義及語用的影響。本文只是從句法方面做些探討，通過對指賓狀語句中無定賓語的研究，試圖揭示其中隱含的一些語言規律和語法限制，希望對後續研究有些啟發。

（責任校對：李奇鴻）

³⁹ 有些指賓狀語句中既可以出現程度等級較高的重疊形容詞，又可以出現程度等級較低的重疊形容詞（鄭貴友 2000：112），如 (i)。

(i) 玉蘭心中淡淡的／深深的泛起一種失落感。（鄭貴友 2000：112）

引用書目

- 王立弟 Wang Lidi、顧陽 Gu Yang，〈「賓語指向」的狀語修飾語〉“‘Binyu zhixiang’ de zhuangyu xiushiyu”，收入陸儉明 Lu Jianming 編，《面向新世紀挑戰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98 現代漢語語法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Mianxiang xinshiji tiaozhan de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98 xiandai hanyu yufaxue guoji xueshu huiyi lunwenji*，濟南 Jinan：山東教育出版社 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2000，頁 248-263。
- 古川裕 Yutaka Furukawa，〈外界事物的「顯著性」與句中名詞的「有標性」——「出現、存在、消失」與「有界、無界」〉“Waijie shiwu de ‘xianzhuxing’ yu juzhong mingci de ‘youbiaoxing’: ‘chuxian, cunzai, xiaoshi’ yu ‘youjie, wujie’”，《當代語言學》*Dangdai yuyanxue*，3.4，北京 Beijing：2001，頁 264-274。
- 朱德熙 Zhu Dexi，〈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Xiandai hanyu xingrongci yanjiu”，《語言研究》*Yuyan yanjiu*，1，武漢 Wuhan：1956，頁 83-112；後收入朱德熙 Zhu Dexi，《現代漢語語法研究》*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80，頁 3-41。
- _____，〈《語法講義》*Yufa jiangyi*〉，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82。
- _____，〈《語法答問》*Yufa dawen*〉，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85。
- 呂叔湘 Lü Shuxiang，〈「個」字的應用範圍，附論單位詞前「一」字的脫落〉“‘Ge’ zi de yingyong fanwei, fulun danweici qian ‘yi’ zi de tuoluo”，《中國文化研究匯刊》*Zhongguo wenhua yanjiu huikan*，4，北京 Beijing，1944；後收入呂叔湘 Lü Shuxiang，《呂叔湘文集》*Lü Shuxiang wenji* 第 2 卷，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uangwu yinshuguan，1990，頁 145-175。
- _____，〈把字用法的研究〉“Ba zi yongfa de yanjiu”，《金陵、齊魯、華西大學中國文化會刊》*Jinling, Qilu, Huaxi daxue Zhongguo wenhua huikan*，8，成都 Chengdu：1948；後收入呂叔湘 Lü Shuxiang，《呂叔湘文集》*Lü Shuxiang wenji* 第 2 卷，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uangwu yinshuguan，1990，頁 176-199。
- _____，〈語文筭記〉“Yuwen zhaji”，《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4，北京 Beijing：1965，頁 287-292。

- _____，〈《漢語語法分析問題》*Hanyu yufa fenxi wenti*〉，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79。
- _____，〈漢語句法的靈活性〉“Hanyu jufa de linghuoxing”，《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1，北京 Beijing：1986，頁 1-9。
- 李勁榮 Li Jinrong，〈指賓狀語句的功能透視〉“Zhibin zhuangyuju de gongneng toushi”，《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4，北京 Beijing：2007，頁 331-332。
- _____，〈凸焦與調焦——狀態形容詞與數量詞的句法位置〉“Tujiao yu tiaojiao: zhuangtai xingrongci yu shuliangci de jufa weizhi”，《語法研究和探索》*Yufa yanjiu he tansuo*，16，北京 Beijing：2012，頁 91-107。
- 李豔惠 Y.-H. Audrey Li、陸丙甫 Lu Bingfu，〈數目短語〉“Shumu duanyu”，《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4，北京 Beijing：2002，頁 326-336。
- 沈力 Shen Li，〈「因果鏈」的表達策略與類型〉“‘Yinguolian’ de biaoda celue yu leixing”，《當代語言學》*Dangdai yuyanxue*，18.2，北京 Beijing：2016，頁 159-175。
- 沈陽 Shen Yang，〈數量詞在名詞短語移位結構中的作用和特點〉“Shuliangci zai mingci duanyu yiwei jiegou zhong de zuoyong he tedian”，《世界漢語教學》*Shijie hanyu jiaoxue*，1，北京 Beijing：1995，頁 14-20。
- 林巧莉 Lin Qiaoli，〈漢語完成體的「未完成效應」〉“Hanyu wanchengti de ‘wei wancheng xiaoying’”，《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Zhongn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4，長沙 Changsha：2012，頁 155-159。
- 房玉清 Fang Yuqing，〈《實用漢語語法》（第二次修訂本）*Shiyong hanyu yufa (dierci xiuding ben)*〉，北京 Beijing：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2008。
- 范繼淹 Fan Jiyan，〈無定 NP 主語句〉“Wuding NP zhuyuju”，《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5，北京 Beijing：1985，頁 321-328。
- 陳平 Chen Ping，〈釋漢語中與名詞性成分相關的四組概念〉“Shi hanyu zhong yu mingcixing chengfen xiangguan de sizu gainian”，《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2，北京 Beijing：1987，頁 81-92。
- 陶紅印 Tao Hongyin、張伯江 Zhang Bojiang，〈無定式把字句在近、現代漢語中的地位問題及其理論意義〉“Wudingshi baziju zai jinxiandai hanyu zhong de diwei wenti jiqi lilun yiyi”，《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5，北京 Beijing：2000，頁 433-446。
- 陶媛 Tao Yuan，〈謂詞性指元狀語的句法制約條件〉“Weicixing zhiyuan zhuangyu de jufa zhiyue tiaojian”，《漢語學習》*Hanyu xuexi*，5，延邊 Yanbian：2009，頁 50-58。

- 陸孝棟 John H. T. Lu, 〈就 Sobelman 所提問題試作解答〉“Jiu Sobelman suoti wenti shizuo jieda”, 《中國語言學報》*Zhongguo yuyan xuebao*, 10.1, 香港 Hong Kong: 1982, 頁 77-80。
- 陸儉明 Lu Jianming, 〈現代漢語中數量詞的作用〉“Xiandai hanyu zhong shuliangci de zuoyong”, 《語法研究和探索》*Yufa yanjiu he tansuo*, 8, 北京 Beijing: 1988, 頁 172-186。
- 陸 燦 Lu Shuo、潘海華 Pan Haihua, 〈漢語無定主語的語義允准分析〉“Hanyu wuding zhuyi de yuyi yunzhun fenxi”, 《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 6, 北京 Beijing: 2009, 頁 528-537。
- 張 敏 Zhang Min, 〈漢語話題化結構限制中的鄰接條件：認知處理角度的論證〉“Hanyu huatihua jiegou xianzhi zhong de linjie tiaojian: renzhi chuli jiaodu de lunzheng”, 《語言學論叢》*Yuyanxue luncong*, 39, 北京 Beijing: 2009, 頁 523-572。
- 張國憲 Zhang Guoxian, 〈性狀的語義指向規則及句法異位的語用動機〉“Xingzhuang de yuyi zhixiang guize ji jufa yiwei de yuyong dongji”, 《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 1, 北京 Beijing: 2005, 頁 16-28。
- 黃正德 C.-T. James Huang, 〈從「他的老師當得好」談起〉“Cong ‘tade laoshi dangdehao’ tanqi”, 《語言科學》*Yuyan kexue*, 3, 徐州 Xuzhou: 2008, 頁 225-241。
- 劉丹青 Liu Danqing, 〈漢語類指成分的語義屬性和句法屬性〉“Hanyu leizhi chengfen de yuyi shuxing he jufa shuxing”, 《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 5, 北京 Beijing: 2002, 頁 411-422。
- 楊永忠 Yang Yongzhong, 〈指賓狀語句的句法結構及推導〉“Zhibin zhuangyuju de jufa jiegou ji tuidao”, 《現代外語》*Xiandai waiyu*, 1, 廣州 Guangzhou: 2014, 頁 32-41。
- 熊仲儒 Xiong Zhongru, 〈指賓狀語句的句法分析〉“Zhibin zhuangyuju de jufa fenxi”, 《現代外語》*Xiandai waiyu*, 1, 廣州 Guangzhou: 2013, 頁 25-32。
- 鄭貴友 Zheng Guiyou, 〈「製作類」句子中的動賓雙系形容詞狀語〉“Zhizuolei’ juzi zhong de dongbin shuangxi xingrongci zhuangyu”, 《漢語學習》*Hanyu xuexi*, 6, 延邊 Yanbian: 1995, 頁 23-27。
- , 《現代漢語狀謂形容詞的系研究》*Xiandai hanyu zhuangwei xingrongci de xi yanjiu*, 武漢 Wuhan: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zh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0。

- 潘曉東 Pan Xiaodong, 〈淺談定語的易位現象〉“Qiantan dingyu de yiwei xianxiang”,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4, 北京 Beijing: 1981, 頁 277-278。
- 盧建 Lu Jian, 〈可換位摹物狀語的句位實現及功能分析〉“Ke huanwei mowu zhuangyu de juwei shixian ji gongneng fenxi”, 《語言研究》 *Yuyan yanjiu*, 23.1, 武漢 Wuhan: 2003, 頁 99-106。
- 戴浩一 James H.-Y. Tai, 〈也談「熱熱的喝一碗茶」〉“Ye tan ‘rerede he yiwancha””, 《中國語言學報》 *Zhongguo yuyan xuebao*, 10.1, 香港 Hong Kong: 1982, 頁 81-85.
- Alexidou, Artemis. “Adverbial and Adjectival Modification,” in Marcel den Dikken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Generative Synta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458-484. doi: 10.1017/CBO9780511804571.017
- Belletti, Adriana. “Aspects of the Low IP Area,” in Luigi Rizzi (ed.), *The Structure of CP and IP: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6-51.
- Boroff, Marianne L. “Degree Phrase Inversion in the Scope of Negation,” *Linguistic Inquiry*, 37.3, 2006, pp. 514-521. doi: 10.1162/ling.2006.37.3.514
- Bresnan, Joan. “Syntax of the Comparative Clause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Linguistic Inquiry*, 4.3, 1973, pp. 275-343.
- Chao Yuen Ren.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Chen Ping. “Identifiability and Definitenes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42.6, 2004, pp. 1129-1184. doi: 10.1515/ling.2004.42.6.1129
- Cheng, Lisa Lai-Shen and Rint Sybesma.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4, 1999, pp. 509-542. doi: 10.1162/002438999554192
- Cheung, Candice Chi Hang. “Adjectival Modification in Mandarin: Evidence for the Adjunction Analysis,”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3.1, 2012, pp. 41-62.
- Chomsky, Noam. *Barrie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6.
- _____.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 _____.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in Roger Martin, David Michaels & Juan Uriagereka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pp. 89-156.
- _____. “Derivation by Phase,” in Michael Kenstowicz (ed.),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pp.1-52.

- Cinque, Guglielmo. *The Syntax of Adjectives: A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0. doi: 10.7551/mitpress/9780262014168.001.0001
- Citko, Barbara. *Phase Theory: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doi: 10.1017/CBO9781139644037
- Corbett, Greville G. *Fea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doi: 10.1017/CBO9781139206983
- Danon, Gabi. "The Definiteness Feature at the Syntax-semantic Interface," in Anna Kibort and Greville G. Corbett (eds.), *Perspectives on a Key Notion in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43-165.
- Delfitto, Denis. "Adverb Classes and Adverb Placement," in Martin Everaert & Henk van Riemsdijk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 vol. 1. Malden, MA: Blackwell, 2006, pp. 83-120. doi: 10.1002/9780470996591.ch4
- Gutzmann, Daniel and Katharina Turgay. "Expressive Intensifiers and External Degree Modifica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German Linguistics*, 17.3, 2014, pp. 185-228. doi: 10.1007/s10828-014-9069-3
- Hawkins, J. A. *Definiteness and Indefiniteness: A Study in Reference and Grammaticality Predica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78.
- von Heusinger, Klaus. "Specificity and Definiteness in Sentence and Discourse Structure," *Journal of Semantics*, 19.3, 2002, pp. 245-274. doi: 10.1093/jos/19.3.245
- _____. "Referentially Anchored Indefinites," in Ileana Comorovski and Klaus von Heusinger (eds.), *Existence: Semantics and Syntax*. Dordrecht: Springer, 2008, pp. 273-292.
- _____. "Specificity," in Klaus von Heusinger, Claudia Maienborn and Paul Portner (eds.), *Seman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Natural Language Meaning*, vol. 2.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11, pp. 1025-1058.
- Hsu Yu-yin. "The Sentence-Internal Topic and Focus in Chinese," in Marjorie K. M. Chan and Hana Kang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0)*, vol. 2. Columbus, Ohio: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8, pp. 635-652.
- Huang, C.-T. James.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MIT, 1982.
- _____.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Chinese and (In)definiteness," in E. J. Reuland and A. G. B. ter Meulen (e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definitenes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pp.226-253. Also in Huang, C.-T. James. *Between Syntax and Semantics*.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63-85.

- Huang, C.-T. James and Barry C.-Y. Yang. "Topic Drop and Pro Drop,"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3 Annual Meeting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3-6 Jan. 2013, Boston, MA.
- Huang, C.-T. James, Y.-H. Audrey Li and Li Yafei. *The Syntax of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doi: 10.1017/CBO9781139166935
- Jiang, L. Julie. "Nominal Arguments and Language Variation,"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2012.
- Karttunen, Lauri. "Discourse Referents," in James D. Mccawley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Notes from the Linguistic Underground*.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pp. 363-385.
- Kennedy, Christopher and Jason Merchant. "Attributive Comparative Deletion,"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8.1, 2000, pp. 89-146. doi: 10.1023/A:1006362716348
- Kratzer, Angelika. "Severing the External Argument from Its Verb," in J. Rooryck & L. Zaring (eds.), *Phrase Structure and the Lexicon*. Dordrecht: Kluwer, 1996, pp. 109-137.
- _____. "Telicity and the Meaning of Objective Case," in Jacqueline Guéron and Jacqueline Lecarme (eds.), *The Syntax of Tim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pp. 389-423.
- Lee, Thomas Hun-tak and Wu Zhuang. "Specificity and Word Order in Child Mandar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10-12 December 2011, Guangzhou: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Li, Y.-H. Audrey. "Argument Determiner Phrases and Number Phrases," *Linguistic Inquiry*, 29.4, 1998, pp. 693-702. doi: 10.1162/ling.1998.29.4.693
- Lin Jo-wang. "On the Temporal Meaning of the Verbal *-le*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 2000, pp. 109-133.
- _____. "Accomplishments Revisited: New Thoughts and New Analysi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Workshop on Formal Syntax and Semantics, 14-15 April 2006, Chiayi: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Lin Jo-wang and W.-T. Dylan Tsai. "Restricting Non-restrictive Relat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in Audrey Li, Andrew Simpson and W.-T. Dylan Tsai (eds.), *Chinese Syntax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00-127. doi: 10.1093/acprof:oso/9780199945658.003.0004

- Liu, C.-S. Luther. "Reduplication of Adjectives in Chinese: A Default Stat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2.2, 2013, pp. 101-132. doi: 10.1007/s10831-012-9099-2
- _____. "Manner Adverbs, V-A Resultative Compound Verbs and Sublexical Control 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Workshop on Syntax and Semantic in Modern Chinese, 12-13 December 2015,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 Lopez, Luis. *Indefinite Objects: Scrambling, Choice Functions and Differential Marking*. Cambridge, MA: MIT, 2012.
- Matushansky, Ora. "Movement of Degree/Degree of Movement,"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MIT, 2002.
- Milsark, Gary.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English,"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MIT, 1974.
- _____. "Toward an Explanation of Certain Peculiarities of the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Linguistic Analysis*, 3, 1977, pp. 1-30.
- Pan Haihua. "Imperfective Aspect Zhe, Agent Deletion, and Locative Inversion in Mandarin Chinese,"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14.2, 1996, pp. 409-432. doi: 10.1007/BF00133688
- Paul, Waltraud. "Low IP Area and Left Periphery in Mandarin Chines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de Vincennes*, 33, 2005, pp. 111-134. doi: 10.4000/rlv.1303
- Preminger, Omer. *Agreement and Its Failur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4. doi: 10.7551/mitpress/9780262027403.001.0001
- Pykkänen, Liina. *Introducing Argumen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 doi: 10.7551/mitpress/9780262162548.003.0001
- Rizzi, Luigi.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iliane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Dordrecht: Kluwer, 1997, pp. 281-337. doi: 10.1007/978-94-011-5420-8_7
- Shyu Shuing. "The Syntax of Focus and Topic in Mandar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95.
- _____. "Topics and Focus," in C.-T. James Huang, Y.-H. Audrey Li and Andrew Simpson (eds.),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2014, pp. 100-125. doi: 10.1002/9781118584552.ch5
- Sobelman, C. P. "「熱熱的喝一碗茶」—筆記一則，問題一束 ["Rere de he yi wan cha": A Study Note and Related Ques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0.1, 1982, pp. 52-76.
- Soh Hooi Ling and Jenny Yi-chun Kuo. "Perfective Aspect and Accomplishment Situ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in Henk J. Verkuyl, Henriette de Swart and

- Angeliëk van Hout (eds.), *Perspectives on Aspect*. Dordrecht: Springer, 2005, pp. 199-216. doi: 10.1007/1-4020-3232-3_11
- Tai, James H.-Y. "Verbs and Times in Chinese: Vendler's Four Categories," in David Testen, Veena Mishra and Joseph Drogo (eds.),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Lexical Semantics*.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1984, pp. 289-296.
- Tang, C.-C. Jane.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and the Extended X-bar Theory," Ph.D. Dissert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90.
- _____. "Functional Projections and Adverbial Expression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 2001, pp. 203-241.
- Travis, Lisa. "The Syntax of Adverbs," *McGill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Special Issue (May), 1988, pp. 280-310.
- Tsai, W.-T. Dylan. "On Economizing the Theory of A-Bar Dependencies,"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MIT, 1994. doi: 10.4324/9781315053202
- _____. "On Subject Specificity and Theory of Syntax-Semantic Interfac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0.2, 2001, pp. 129-168. doi: 10.1023/A:1008321327978
- _____. "Object Specificity in Chinese: A View from the vP Periphery," *The Linguistic Review*, 25, 2008, pp. 479-502. doi: 10.1515/TLIR.2008.014
- _____.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 Focus Movement and Light Verb Syntax," in C.-T. James Huang and Liu Fengshi (eds.), *Peaches and Plums*.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14, pp. 203-226.
- Vendler, Zeno.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 Yang, Chung-yu Barry. "Intervention Effects and *wh*-construal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1.1, 2012, pp. 43-87. doi: 10.1007/s10831-011-9080-5
- Zhang, Niina Ning. "The Asymmetry between Depictives and Resultatives in Chinese," in Anna Maria Di Sciullo (ed.), *Asymmetry in Grammar*, vol. 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3, pp. 165-186. doi: 10.1075/la.57.09zha
- _____. "Representing Specificity by the Internal Order of Indefinites," *Linguistics*, 44.1, 2006, pp. 1-21. doi: 10.1515/LING.2006.001
- _____. "Nominal-Internal Phrasal Movement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Linguistic Review*, 32.2, 2015a, pp. 375-425. doi: 10.1515/tlr-2014-0026
- _____. "Functional Head Properties of the Degree Word *hen*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a*, 153, 2015b, pp. 14-41. doi: 10.1016/j.lingua.2014.10.005
- Zimmermann, Malte. "Pluractionality and Complex Quantifier Formation,"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1.3, 2003, pp. 249-287. doi: 10.1023/A:1024937316555

Studying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Object-Modifying Adverbial Sent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efinite Objects

Wang Changs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swang@bit.edu.c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object-modifying adverbial sentences (OM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efinite objects, which are in the form of “Num(ber) + Cl(assifier) + N(oun)P.” It is argued that OMAS are derived through “Num + Cl + NP” with reduplicated adjectives as their outer modifiers. It is shown that “Num + Cl + NP” with reduplicated adjectives as their outer modifiers should not only be indefinite but also nonspecific. Based on this observ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Minimalist Program, it is assumed that there is a covert light verb *v* involved in OMAS. Denoting coming into existence or disappearance, this light verb *v* bears an uninterpretable nonspecific feature [uNonspec] which needs to agree with a nonspecific feature to erase its own uninterpretable feature. Meanwhile, it is assumed that a Focus Phrase with an uninterpretable feature [uFoc] is also involved in OMAS. It is proposed that only “Num + Cl + NP” with reduplicated adjectives as their outer modifiers can assign both values to [uNonspec] and [uFoc] through Agree, resulting in the successful derivation of OMAS.

Key words: object-modifying adverbial sentences, Num + Cl + NP, indefinite objects, reduplicated adjectives

(收稿日期：2016. 5. 25；修正稿日期：2016. 7. 9；通過刊登日期：2016. 12. 15)